



詞和句

孫起孟著

詞和句

孟起著



開明
少年叢書

開明書店

自序

這本小書原來預備題名叫「與幼小者」的。

「與幼小者」這題名，想來都可知道，是借用自有島武郎底作品中，爲的是我覺得他底心情也正是我底心情。

這本小書雖無足取，但是我是以老鳥吐哺般的虔肅的心情寫出的。在這裏，我不想真正作什麼序，想借這機會記下一些生活的踪痕。

我也曾度過些時學校生活，但我底學校生活完全是失敗的。雖然正軌地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截至我未遇一夥「幼小者」之前爲止，我實在是一個毫無教養的人。瑣碎而虛僞的知識堵住了我底智慧之門，尤堪悲哀的就是久沈在一個不生不死的環境裏，生活力在無形中銷磨掉，人竟變得有些麻木了。身體之不健康與現實認識之缺乏驅使

我走上了絕望之路；佛教思想乘機竄入我底心中，構成了我當時的人生觀。「滅絕」曾經有一個時期對我有着很大的魅惑的力量。

但是，我終於由這可怕的灰色的深淵中被拔救出來了，那是在民國十八年我到一個學校裏教課以後的事。

感謝「機會之神」給了我這樣的自救的特惠。我底工作支配着我必須與一夥年輕人相處。我自己誠然不老，「青年之花」卻似乎從沒有在我心上開過。看到四週噴紅的臉頰，藕粗似的結實的臂膀……埋在心底的花苗好像在茁長起來，我漸漸愉快地意識到自己還年青，同周遭的年輕人一樣，還有着黃金般的將來。

「我是一定可以振作起來的！」我自信着。

這樣的自信果然發生了力量，跟着身心就潛移默化起來。我在七八歲時曾有過肺病的嫌疑，中學、大學時期瘦弱得像個老人。教書半年後，身體漸見壯健，運動居然變了我每天工餘的例課，而且從不覺累。吾對於我底工作感到了興趣。

在學校裏的時候，名為讀書，其實從沒有好好讀過一本。惰性成了自然，除掉咬着嘴唇浮沉在無聊的妄想的時候外，簡直從未系統地思維過什麼問題。任事以後，因為面前有許多天真無污的孩子懷着一顆顆的火熱的心在期待接受知識，不得不看起書來，向來沒有觸及的問題，也不得不慢慢地想起來。我待孩子們的態度是懇摯，質樸的，也以同樣態度來讀書來思維，這樣，居然漸漸瞭解了一些問題，添得了一些常識。

「我是在開始教書的時候才開始讀書的，」這話，我曾不止一次地說給孩子們聽的，實在是句真話。

時代真是個大導師；只有他才能說是克盡厥職地擔任了啓迪智慧的使命。他啓示我許多時代的惶惑；他撼動我許多腐爛的幻想……等到我能運用為孩子們講課，給孩子們討論的常識來諦觀現實時，舊的、錯誤的人生觀就同夏天鬱悶過度後的雨雹一樣地直掉下來。

如果有人把我和幼小者之間，比作家人父子，我一定要指出這話底錯誤來。我們間

的情誼是遠駕乎家人之上的。誰無父母？誰無子女？父子間僅僅是氣血相通，精神卻不一定相係屬的。我與幼小者之間，固然也有着近似親子之恩，可是我們底感情的內部，還多有着「理智」一底層在。爲我驅除人間的寂寞的是幼小者；使我瞭解人性的偉大的是他們；造成我對於將來人類命運的篤信的是他們；叫我懶惰了曉得惶愧，振奮的也是他們……從他們那裏，我取得了逾量的滋養物，我靠着他們長育起來，到現在，我身上的血和肉，熱和力，那一部份是幼小者底，那一部份是我自己底，簡直是無法判分了。

他們待我的好意，是無論怎樣都忘記不了的。有些誠然是瑣小的事，現在一回想到，還是禁不住要流下感激的眼淚來。

有一回講書，大概是太興奮了些，到一半的時候，聲音忽然嘶啞起來。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一個孩子忽然從一個櫃子裏搬出一杯碧綠的茶來（我是喜歡喫雨前茶的），用着最柔和的聲音說：「先生！我們早預備了一杯原泡茶，請喝了再講吧！」似乎是茶還未沾唇，高響的聲音忽然奪腔而出，所講的自己也覺得比平常精警得多。這一頓茶的滋

味，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

還有一回手錶的皮帶脫了線，無法懸帶，擱在工作的桌上。才一轉背回來，手錶和帶子已經不見了，心裏有些奇怪。等到上罷一課再回到辦公室時，失去的東西仍舊好好地安放在桌上，所異的就是皮帶已經用同色的線連好了，下面還壓着一張字條，說：

「先生！皮帶連好了，此後帶起來要從左面扭轉，這樣比較要耐久些！」

一切東西都在我眼前發亮，我看到了生命的光彩！

對於幼小者，我給了什麼呢？除掉「愚笨的真誠」外，我數說不出一些東西來。吾曾經向他們暴戾地發過氣；我曾經在他們面前縱恣地說過不該說的話；我曾經冷淡過他們；我曾經誤解過他們……我底一切的過誤都銷融在他們底寬恕之中。我做着不高興的嘴臉時，他們就同原野上的暴風雨中的小羊一般，戰戰兢兢着，只等我明白了自己底過誤而羞愧地改正時，歡愉的光彩就落在他們底面頰上——「怨尤」同他們小小的心永遠是絕緣的啊！

特別使我負着刻骨銘心的歉疚的便是許多孩子因爲我底脫離一個所在而失學，挨餓：吾是流浪到一個山國裏去了，剩着他們孤苦伶仃地掙扎着。每接到他們底信時，總要掩面痛哭，重重地擊打自己。憑什麼洗贖我底罪愆？空虛的關念，脆弱的同情，想了又想，終於打斷了一切妄念，寫這一束信。

慚愧得非常的就是分別了些日子，可是所能講的還只些符號的擺弄。希望：要是第二束信給幼小者時，不再表現在文字上，而要表現在更嚴肅的地方。

幼小者關念我到這樣，我還有什麼說呢！靠着他們底扶掖，憑着他們底鞭策，我大概是不能不圖邁進的吧？在這裏，我想起有島武郎底話來了：

「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拚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卻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獍，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目次

一	怎樣認字	一
二	詞及詞類	一〇
三	詞類及其功能	一六
四	幾個文法名詞	二四
五	句和詞組	三三
六	複句與子句	四〇
七	句之解析	四九
八	常見的錯誤(一)	六〇
九	常見的錯誤(二)	七〇

十	常見的錯誤(三).....	七六
十一	常見的錯誤(四).....	八六
十二	類義詞.....	九四
十三	標點符號.....	一〇六
十四	標點符號用錯了.....	一一八

一 怎樣認字

孩子們：

我還不是走開幾天就要回來的，值得你們這樣嘮嘮叨叨地埋怨媽媽寡情？

在這裏，我最關心的就是你們底學業。風兒底字還是要寫出格麼？沉兒還是一天到晚浸沈在那些無聊的連環圖畫裏麼……

粹甥來信說，因為作文往往有意思下不了筆，想讀字典，問我這辦法好不好。據他說，曾和你們談過這辦法，你們很贊同，並且預備每天抽出些時間來試驗一下。果然有這樣的事麼？你們這班傻孩子，放着媽媽在旁不問，盲人騎瞎馬似地胡來，不是自討苦喫是什麼？

「讀字典」的頑意兒，記得在早先時候也幹過，所不同的祇是我讀的是英文。民國

八年，我在北平念書，各科成績都還好，就祇英文一科常常考在八十分以下。苦悶了好久，向人請教又覺得害羞，結果便想出一「讀字典」這一層辦法來。每天大早起來念十個生字，晚上就睡時自己考驗，這樣讀了半年，生字確然讀了不少，可是寫作能力還是如舊，字典上的字永遠生根在字典上，從不會搬到我筆下來。「『讀字典』會沒有用」這苦悶，這疑團，一直到教你們後才消除。

我底——現在是你們底——錯誤有兩點：一是把字義、字性等看作一成不變的；二是把字義、字性等當作可以「孤立」地體認的。

我料到你們看到這裏只能對紙發怔，性急的瑤怕早已焦燥得搔耳朵，摸腮子了吧？不要忙，媽媽會分別一層一層講給你們聽的。

我且寫幾句子給你們看一下。

甲組：

(一)「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二)不殺得你片甲不回，你不會曉得我槍法的「利」「害」。

(三)這場雨真是大得「利」「害」。

(四)越是「利」「害」的人，我越是不肯放過。

乙組：

(一)「多」乎哉，「多」乎哉不「多」也！

(二)你看他「多」漂亮。

(三)他究竟該你「多」少錢？

(四)老爺太太「多」少打發些！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好多，且就這兩組給你們講一講。

甲組四句之中都有一個「利」字和一個「害」字，可是牠們底涵義、功能都各各不同。第一句的「利」是作「好處」講的，「害」是作「壞處」講的。若是呆笨地把同樣的解釋代入(二)(三)(四)句中，那就要鬧出絕大的笑話！「好處」和「壞處」擾在

一起，豈不是不通了麼？這是第一點差別，顯而易見的。次之，(一)(三)(四)句中「利害」又各各不同。你們看到(二)句之「利害」，也許要聯想到「槍法」的「兇猛」，「槍法」的「咄咄逼人」……這樣的聯想遇到(三)(四)句中之「利害」時自會截斷，因為(三)句中之「利害」意思約當於「非常」，(四)句中之「利害」則又可解作「心術不正」，「詭惡」或其他單字的「利」和「害」與「利害」之「利」或「害」固然不同，一「利害」底意義還是變動的。以上還是就字義一項說，再從功能上觀察，前後也是不一致的。(二)句之「利害」作了「名詞」，(風、颶等不懂，潛華先提一下，媽媽後來會說明的)「利害」在(三)句中作了「副詞」，在(四)句中卻又變成了「形容詞」。同一個「利」字，「害」字，你們看變了多少！

小沅沒有打呵欠麼？認真地看，還有緊要的在下文。

乙組四句都有一個「多」字，可又是各各不同。(一)句中之「多」告知我們的是「數量」；(二)句中之「多」告知我們的是「程度」；(三)(四)句中不也有「多」字

麼？和上二句中的卻又不同，是連「少」字一起用的，另有一種意思。再進一步看吧！(三)(四)兩句中的「多少」又何嘗一樣？(三)句的「多少」帶有疑問的口氣；(四)句的「多少」卻肯定是小量。論詞性呢，(一)句的「多」和(三)句的「多少」是「形容詞」，(二)句的「多」和(四)句的「多少」卻是「副詞」。你們看，同一個「多」字，又變了
多少！

孩子們，你們看明白了沒有呢？上舉的例句告訴了你們些什麼呢？怕還是有些迷迷惘惘吧？不要急，媽媽會告訴你們的。

從上面的例句中，我們不是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兩點麼？第一，一個字活用起來，是要變的，在意義、功能或其他方面。「利」字、「害」字、「多」字都變了四變，其實能變的尙不止此。孩子們翻字典，祇看到「 $\times \cdot \times$ 也」這樣的變化，那裏是字典上的呆板的公式所能一語了之呢？第二，單字底義，用等要從單字與其他的連繫上去體認。怎樣的連繫便決定怎樣的字義和字用。「利害」在第二句的連繫中是一層意思，在第三、第四句的連

繫中又變成另外的意思了。「多少」在一句中是一種用法，在另一句又換了另一種用法了。

孩子們怕又要問：曉得這些做什麼？媽媽是在教給你們一種「認字法」。你們要曉得，一切活字都是有變化的。你們只有從變化中去認得真真的字。同時，你們又得知道，活字底意義、情調、功能等孕育於字與其他之連繫，所以你們要把捉整個的連繫而不要把字從連繫中割裂出來去認識。只有從連繫中才能認得真真的字。譬如一個「多」字，你們不要死記着字典上的「×·×也」而要確切地把握着「多少」、「多麼」、「多元」……底意義與用法。這樣的認字法有些特別吧？叫什麼呢？就叫做「整體認字法」吧！孩子們要照媽媽底話去做才好啊！

懂得上述的道理後，孩子們從此就不必讀字典，要照着媽媽所教的方法去做。每個孩子都預備一本筆記簿（錢問大姊要好了），把下列的表式鈔在每頁上：

活

管束	詞
這勢力……卻依然管束着團體中的各分子。	錄例
	注釋
束我們。媽媽不大管。	習作
第一冊 國文百八課	出處
頁五	備注

入表內，式如下：

例如，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國文百八課第一冊十一頁上看見了幾個詞，就把牠們填入表內，式如下：

彙 字 活

					詞
					錄例
					注釋
					習作
					出處
					備註

字 彙

制 止	監 察
團體一定會有 制止的實權。	……團體中任 何分子負着監 察的責任。
小沅有時輕 齊發言，你們要 制止他。	于右任是監 察院的院長。
同右	同右

你們也無須貪多，一天要填上幾百字，只求持之有恆，讀國文教本時摘錄幾個，看中學時也摘錄幾個，看報時也摘錄幾個……日積月累，便成了一本活生生的字典。

我回來時要查驗你們底「個人字典」的，誰沒有誰挨罵。小沅，小風，小颯，努力些！
過哥哥姊姊的是最光榮的孩子！

喫栗子的時候，媽媽一定在孩子們底身旁了，你們快樂吧？

祝你們進步！

你們底媽媽 二月

附言。信看完了，想一下，把下列的問題的答案寫出寄給媽媽：

- 一、用讀字典的方法認字何以不見效？
- 二、字底意義、功能等是變的，孕育於字與其他之連繫，這話是什麼意思？
- 三、自舉實例證明上面的話。

二 詞及詞類

孩子們：

在很大的欣悅中展閱你們底來信，知道你們底「活字彙」已經填寫得不少。勤奮是成功的種子，只要你們照這樣持久地做下去，「成功」的瓜果會在前面等你們收穫的。小沅三翻四覆地說明，因為書少，字彙也少，比不得哥哥姊姊們，這層我早已知道了，小弟、小妹本來比不上大哥、大姊，只要各盡其分，就算好了。

風是在看文法與作文麼？孩子問，我上信中所說的是不是文法書上的「詞」？是的，我就來和你們談談「詞」吧。

什麼叫「詞」？詞和字不同。單字有時可以稱做詞，有時卻又不成詞。詞一定要能表達一個完整的概念。譬如，「什麼」一詞是兩個字合起來的，「爬起來」一詞是三個字

合起來的，「確確實實」一詞有四個字——每一詞都表達一個完整的概念，分開來看，「什」是一個字，「麼」是一個字，都是不能表達完整概念的。至如「山」、「水」等單字，因為能表達完整的概念，也可叫做詞。

孩子們特別要注意的一點是很多詞和組成的字義絲毫不相連屬。組成的單字原來作這樣這樣講的，詞義卻又另是一解。譬如「先生」一詞，意思祇是指授業於我們的人，可不一定把組成的兩個單字湊合起來呆講。又如「概念」一詞，「概」作一解，「念」作一解，「概念」底涵義卻非「概」非「念」所能包括。這樣的詞，孩子們在活字彙裏要多摘錄些！

在我們實際運用上，非單字的詞佔了較重要的地位。有若干單字，本身的效用很偏狹的，在構成的詞中呈現很大的活躍。譬如，「龍」字不大用，但是「活龍活現」我們就常用到；「鬼」字不大用，但是「鬼話」、「鬼頭鬼腦」就常用到。再就運用文字的傾向說，單字也多孳乳成爲詞語，目的是在消極地避免意義混淆和積極地使意義明確。例如，

「方」、「自」、「道」……等單字，每一個字就有幾層意思，稍一運用欠當，命意便不了了。「方」以爲所行無方，不由正道，自貽罪戾。」一句中，加點的字都可作數解。爲消除這樣的困難，單字的「方」便變成「方法」、「方才」、「方向」、「方案」……等詞，單字的「自」便變爲「自己」、「自然」、「自治」……等詞，單字的「道」便變爲「道理」、「道路」、「道具」……等詞。不論現行的方塊字有無變動，這樣化字爲詞的傾向一定是「方興未艾」的。

孩子們中最小的也已經在初中二年級讀書了，在英文班上，怕早已聽得八大詞類之說了吧？你們既已懂得詞底意義，想再講些詞類給你們聽聽。孩子們不會厭倦麼？

孩子們且看下句：

「赫！原來你和他都沾染上了這樣的壞習慣！」

在上句中，一共有十一個詞，是：

「赫，」「原來，」「你，」「和，」「他，」「都，」「沾染上了，」「這樣，」「的，」「壞，」「習慣。」

這十一個詞，除「原來」與「都」形容「沾染，」「這樣」與「壞」形容「習慣，」

「你」與「他」功能相同外，各有各的用處。根據詞底功能的不同，講文法的人就把詞分爲八種：

- 一、名詞——如「習慣」
- 二、代名詞——如「你」、「他」
- 三、形容詞——如「這樣」、「壞」
- 四、動詞——如「沾染」
- 五、副詞——如「原來」、「都」
- 六、介詞——如「的」
- 七、連接詞——如「和」
- 八、驚歎詞——如「赫」

孩子們有些早已讀過這樣的分類法，不曉得作何感想？如果你們絕對沒有給人家

考驗文法知識的必要，你們覺得這樣的分類對於文字運用上究有多大的助益？記得粹

甥有一次告訴我明瞭了詞底分類和沒有明瞭簡直差不多，這話是真的。孩子們讀過後，怕也要感到，詞類的知識，除掉藉以「銜學」外，說不上有什麼實際的好處。原因呢，依我想來有兩端。第一，向來詞的分類沒有確一的標準，有幾種還缺乏詞底積極屬性，有詞之名無詞之實。按理論，詞類是依據詞之文法功能而分的，可是在八種詞類之中，驚歎詞與連接詞並不負有什麼文法的功能，例如：「啊！原來你來了！」句中有無「啊」字均與文法無關。又如，「成功的種子是努力和忍性。」句中的「和」詞可以省去，易以逗號，句成：「成功的種子是努力，忍性。」從這樣看起來，這兩種詞實在不能和他種詞同列，而祇能當作符號看待。第二，原有的詞類的說明偏重於靜態方面，在實際應用上，我們所急切要曉得的卻是詞類底動態——詞類底職能。譬如，一般文法書把介詞解釋為「顯示字句間關係之詞。」這樣的說明是全然無用的。試問：介詞究竟以什麼方法「顯示」字句之關係？又所「顯示」的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些，舊有的靜止的說明都沒有解答到。因為這樣兩種缺點，詞類的認識幾乎失去了全盤的意義。

我曉得，孩子們看到這裏，一定要搶出來問：媽媽！那麼詞究竟要怎樣分法呢？好吧？媽媽空一些，在下封信上告訴你們吧！

聽說須家的霞妹病了，進醫院後的情形怎樣，渴念，渴念！還望打聽仔細告訴我。又附上幾個問題，在信上答我爲要：

(一) 試各爲「詞」下一界說。

(二) 將下句中之詞標出：

夕。春花秋月何時了？

夕。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是一種病態。

「這種種平凡的真實印象，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亡。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烟，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三) 舊有的詞的分類有什麼缺點？

媽媽好，祝孩子們也好啊！

你們的媽媽 二月中

三 詞類及其功能

孩子們：

楊姨已於昨日安抵此間，談及颺兒忽然病了，念煞！念煞！好好的，怎麼會病起來現在呢？找過醫生瞧不是否仍住在學校裏統望瑤、祥就近照料，快函詳告一切爲囑！

我在這裏卻好，孩子們無須牽掛。

想再和你們從詞底分類談起，對於這問題，孩子們總還感到興趣吧？

依我想，詞可以分做四類：

(一) 實體詞；

(二) 動詞；

(三) 形容詞；

(四)連繫詞。

關於這四種詞類之界說，我們倒無須加以呆板的詮釋。要是我們明白了牠們底功能，我們自然也能明白了牠們底涵義。一切東西底意義 (meaning) 就是牠們底功能 (activity)。「這話，我不是和你們會說過好幾回麼？我且把每種詞底功能撮要地講給孩子們聽。」

實體詞作何用？孩子們且看下列的句子：

(一)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

(二) 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三) 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四) 明月照着凍河水，尖風刺着小屋霜。

在上句中，那些詞算是實體詞呢？孩子們怕個個都要舉起手來說：「曉得的！曉得的！」是的，我知道你們都能分辨得出：「太陽」、「地平線」、「妻」、「屋」、「閨兒」、「眠歌」、「皮膚」、「鐵

甲、「明月」、「凍河水」、「尖風」、「小屋霜」等是實體詞。講到功能，這些實體詞卻並不一樣，例如：「太陽」、「妻」、「皮膚」、「明月」、「尖風」是「一下」、「拍着」、「哼着」、「是」、「照着」、「刺着」的「主動者」；「地平線」、「閨兒」、「眠歌」、「凍河水」、「小屋霜」是上述動作的「承受者」；「鐵甲」則是補充說明「皮膚」底意義的；「凍河」、「小屋」則是限制「水」、「霜」意義的。

做動作的「主動者」的在文法上叫做「主詞」；作動作的「承受者」的叫做「受詞」；補充說明的叫做「補足詞」；限制實體詞底涵義的叫做「形容詞」。

由這樣看來，實體詞底功能有四（文法書上所謂的「代名詞」自然也一樣）。

(一) 作主詞；

(二) 作受詞；

(三) 作補足詞；

(四) 作形容詞。

動詞底用處呢，在上面的例句中，也可看出，是述說實體詞底動作的。凡在句中擔任這樣職能的都有個專名，叫做「賓詞」。除掉作賓詞外，動詞有時可作實體詞用，有時也可作形容詞用，例如：

(一) 愁生於鬱，解愁的方法在洩。

(二) 你也讀書，他也讀書，但都未必明瞭讀書生活底意義。

在上舉(一)句中，兩個「愁」字，原來是動詞的，都改作實體詞。(二)句中的前兩個「讀書」是動詞，作賓詞用，第三個「讀書」卻作「形容詞」用，因為牠限制「生活」底意義。

形容詞底功能有兩種：一種是「表現」，一種是「形容」。例如：「可憐這老人已於昨晚去世了！」「啊！原來是你！」一定地！你要出席才好！「可憐」「啊」「一定地」——向來文法上叫做驚歎詞的——都在「表現」全句的語氣，作者底情緒、感覺、信念，藉以表達出來。單純的形容詞又分兩種：一種是從事物底「靜態」上形容，一種是從事物底「動

態」上形容。譬如：「沈悶的熱的空氣沾着在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麼都更不爽快的事。」句中的「沈悶的」、「熱的」、「肥壯的」、「不爽快的」都是靜態形容詞，因為牠們述說事物底靜態。又如：「我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句中的「輕輕地」、「也」、「熟」、「好久」都是動態形容詞，因為牠們是從「動態」方面形容事物的。

——說得總覺沈悶了些，孩子們要耐性地聽啊！

連繫詞底功能有二：一是連繫附加語，附隸在其他詞上作形容詞的；一是連繫同類詞和另一種詞的合體叫做「子句」的。上一種叫做「附隸連繫詞」，下一種叫做「並列連繫詞」。例如：「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句中的「在」字是把「一起」與「混和」、「膠黏」連繫起來，作兩詞底形容詞，就叫做「附隸連繫詞」。又如：「原來這種歡樂與幸福的背景是生靈的虐殺。」句中的「與」字是連繫同類詞的，叫做「並列連繫詞」。附隸連繫詞呢，大概不是單用的，總是和實體詞併合起來構成一

種詞的合體叫做「詞組」。這種以附隸連繫詞組成的詞組不外兩種用處：一是作靜態形容詞，一是作動態形容詞，例如：

(一) 在我右面的這一位忽然站了起來（作靜態形容詞狀實體詞）。

(二) 你走向那裏去？（作動態形容詞狀動詞）。

詞的分類和功能粗粗地說完了，孩子們都能明白麼？

附帶要給你們提及的就是：孩子們不要呆記着詞的類別，而要一說到某種詞時就能準確地把握着牠底實用。舊有的文法告訴我們詞有專性，某詞一定有某種詞性，其實是不然的。譬如「運動」一詞，在「運動有益於身體」句中是「名詞」，到「課餘我們都應運動一下」句中就變成了「動詞」，至「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句中的「運動」則又成了「形容詞」。由此可知詞本無一性，一視「用」而異。詞可分類，以「用」而定。離開牠底用處，無論那一詞類底涵義都無從說起。再有一層，一個詞和這幾詞聯在一起成甲種詞，和那幾詞聯在一起卻又成了乙種詞。例如「諷刺」一詞，和「家」

詞聯起——「諷刺家」——爲形容詞；下面加了「當代賢豪」——「諷刺當代賢豪」——爲動詞；上文加了「惡毒的」形容詞，則一定是實體詞。所以，詞類構成的另一條件就是一詞與其他之連繫。總之，死記那一詞是實體詞還是動詞……是一無用處的，我們要認識詞性，分辨詞類，必須從詞底運用和詞底聯繫中把捉才是啊！

希望信到時，已能康壯如常地看到我們大家祝福他！

春天來了，寒燠不常，孩子們要當心着身體，大的要照顧小的，小的要服從大的，須知現在是比不得媽媽在身邊的時候了！

祝你們進步！

你們的媽媽 三月

附習問：

(一) 信上把詞分成四類，向來文法書上分做八類，那一種分類好些？並說明理由。

(二) 指出下句之實體詞並說明其功能：

一、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明瞭一個名詞的意義，這名詞就是朋友。

二。我若是燈，我就要用我的光明來照徹黑暗。
三。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四。因為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三)指出下句之形容詞與動詞並說明其功能：

一。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

二。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

三。傳呼快馬迎新月。

四。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

(四)指出下句之連繫詞並說明其功能：

一。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得在家庭和朋友之間劃一個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

二。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

三。在這小小的園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和薔薇。

四。他從椅上抬起身來，抓着那柄落在椅旁邊地上的破葵扇。

四 幾個文法名詞

孩子們：

來信及附件都收到了。颯兒確是大好了麼？既好了，爲什麼獨缺他底習問答題？是手抖麼？——你們不要爲圖媽媽一時的歡喜隨便謊報，颯向來身弱，有了病萬萬不能耽延，要找醫生，我看還是請狀元巷的章先生，我和他談過，覺得他還仔細，媽媽不在，小弟妹當然要由大哥姊照料了！

小沅信中說，上回講的，旁的倒還明白，就祇「主詞」「賓詞」「受詞」「補足詞」等名詞有些不大了然。好的，這回就和你們把這些名詞解釋一下吧！

小沅說，這些名詞，怪麻煩，不知是那個造出來的；孩子這話是說錯了。這裏隱隱含有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文法底客觀性問題。舊有文法之苛細固是事實，但決不是

出於那個底「杜撰」。所謂文法者，無非是根據人類所有語言、文字的經驗習慣，加以分析、綜合後所得之準則，人類語言、文字的經驗、習慣是要變的，文法自然沒有「一成不變」之理。可是，無論怎樣，文法的本質的存在，在任何時候總是一樣的。就某一意義說，文法可看作一種「自然律」，因為牠是「說明」自然現象之一部份，決不是「發明」。自然現象的。人們自來是這樣說，這樣寫，把「這樣」系統地、組織地說出來就是文法。那個能替「語言」、「文字」定制立法，就是定下了，立下了，也那裏能範圍得住人孩子或者還不相信罷，吾就把小沅所問的作例說明。

小沅還記得這樣一回事麼？媽媽這次離家，因為怕你們哭鬧鬧，事前瞞得你們緊緊騰騰的。是一月的七日還是八日罷，楊姨來看我，問是那一天動身，我一不小心，就在祥底隔壁房間裏和她說了，那裏曉得祥並沒出去，一聽得便失聲地哭出去……走了！我聽得在隔牆應和地問：

「什麼？」

「……走了！」

「什麼人……？」顯然是非常急促的聲音。

「媽媽……」祥鳴咽着。

「媽媽『怎樣？』」

「媽媽走了！」

下來怎樣，我不必再說，就拿這一段話來解釋「主詞」、「賓詞」可算是很好的材料，並且由此孩子們也可明瞭文法原出於自然，並不是那個文人眨眨眼睛想出來的。颯兒先問的是「什麼」，祥回答是「媽媽」，意思明瞭了有一半，「媽媽怎樣呢？」這是颯兒急要問的另一半。到祥回答「媽媽走了」時，颯兒底「怎樣」也找得了答題，這樣，整個的意義便非常清楚了。「媽媽走了」這是一層完足的意思，這一層完足的意思，可說是由兩部份組成的：一是「什麼」，一是「怎樣」。「什麼」加了「怎樣」便構成一層完足的意思。

一層完足的意思，在文法上叫做「句」；句中的「什麼」叫做「主詞」；句中的「怎樣」叫做「賓詞」。

因為人們說話、寫作中有了「什麼」，文法裏「自然地」有了「主詞」；因為人們說話、寫作中有了「怎樣」，文法裏「自然地」有了「賓詞」；現在孩子們都明白了麼？再說「受詞」罷。

我在上一回信中曾經給你們說起了動詞，動詞是表徵動作的，我們底動作，就同外面的事物的關係說，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及物的」，一種是「不及物的」。譬如「我愛你們」的「愛」的動作不是脫空的，是「及」於「你們」的，孩子們要是聽到媽媽說「我愛……」不是一定要問「媽媽愛誰」麼？又如「孩子們變了」，「變」的動作是「自足」的，別的人物也決承受不到「孩子們」的動作。像「愛」這一類的動詞，在文法上叫做「及物動詞」，像「變」這一類的動詞就叫做「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不是總得有個「承受」者麼？承受及物動詞的，就是「受詞」，如上引句中

之「你們。」

比較難明白一些的倒是在「受詞」與「補足詞」的不同。譬如：「我愛少年」與「我是少年」兩句中的「少年」是不是一樣的呢？第一句的「少年」是受詞，第二句的「少年」卻叫做「補足詞」。孩子們想，是為什麼？句子是一樣的格式，「少年」同樣地用在動詞之後，為什麼一個算受詞，一個算補足詞？在這裡，孩子們必得注意「愛」與「是」兩類動詞之差別。「愛」可以說是動作，「是」僅僅指示「我」與「少年」的關係，並沒有動作的意味。後一種動詞應該別具一名，以示別於一般的動詞，叫什麼呢？就叫做「關係動詞」吧。第二點孩子們可以注意的就是關係動詞下若是一個實體詞，在意義上一定是可以與主詞對調的，誠然對調後的句子未必能保持原有的穩貼。譬如「我是少年」可以把主賓詞調轉來成「少年是我」。這樣的實體詞一定是個「補足詞」。把同樣的辦法在有受詞的句中測驗一下，便不行。例如「我愛少年」若變成「少年愛我」，固然可通，與本意豈非大相逕庭？

小沅要是再不明白，瑤祥等要反覆舉例解釋給他聽。這回講得不少了呢！讓我代你們把頭緒理一下：

第一講的是文法底意義；

第二是主賓詞底意義；

第三是受詞底意義；

第四是補足詞底意義。

『廳究竟怎樣？千萬寫信告我實況。前封信和這封信不必給他看。這孩子是好勝恃強的，不要看見了「習問」，掙扎着要做，再弄出病來！』

祝孩子們健好！

你們底媽媽 十九日

附習問：

(一)有人說：文本無法。有人說：文法是寫作的桎梏，應該解除的。這些話對不對？參閱信中的意思加以批評。

(二) 指出下句之主詞與賓詞：

一。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戴在她自己底髮上。

二。猛獸似的張着巨眼的汽車衝馳而過。

三。微細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從肥壯的章君的鼻頭和頰上滾滾滲出，隨後竟蔓延到頸際了。

四。院中兩端各矗立着一株被毛蟲吃得快殘廢了但仍舊紛披地綴着些網膜一般的枯葉的月桂。

(三) 指出上句之動詞並說明那些是及物動詞，那些是不及物動詞

(四) 把下句的主詞都改爲受詞，原句本意須保留：

一。那廂房內敲打鞋底的響聲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沈寂了。

二。藥子的顏色被脈脈的流水遮住了。

三。微風送來縷縷的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

四。從他底言論上，他底行動上，我們充分地瞭解了他底性格。

(五) 用下句本意改成有補足詞的句子：

一。在第三天，隔壁新屋裏搬來了一個瘦瘠蒼老的中年男子。

二。忽然一天有一個中國學生帶着日本老婆搬來了。

三。向西望，高高地裝在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年紅」電管廣告，叫人猛吃一驚。

四。我們還應該知道，描寫雖然可以用形容詞和副詞，但不能專靠着形容詞和副詞。

五 句 和 詞 組

孩子們：

從你們交來的習問答題中我曉得對於前幾封信所講的，你們都能了然，這使我非常快慰。颯兒也答得清清楚楚，可是病後還是多歇息的好，不要累了啊！

附寄照片一張，是在一個大教堂裏照的。給此地的友人看見，說是吾瘦削了些，孩子們看怎樣？吾覺得攝照的背景很好，吾尤其喜歡側靠着的「十字架」。

記得上回信中說明主詞、賓詞時曾經提到「句」，說是一層完足的意思叫做句。你們看過一些文法書的，總可看到一般的文法書上都是這樣地詮釋。從而思之，覺得還應有進一層的說法。「草」、「木」、「蟲」、「魚」、「老上海」、「淡淡的雲兒」等也是完足的意思，然而這些那里就能叫做「句」？我們務須把「完足」二字再加以說明，才襯得出句之本

義。

準確地說起來，「一句」就是一個「判斷」。這里所說的「判斷」並不是指什麼優劣、高下的品評，而是加於人物、事等上的狀態的或動作的單純的說明。譬如「春去也」，便是以「去也」來述說「春」底動作；又如「人比黃花瘦」，便是以「比黃花瘦」來述說「人」底狀態。這樣的都是判斷，也都是句。一句就有兩個部份：一是被判斷詞，一是判斷詞。上列句中的「春」、「人」便是被判斷詞，「去也」、「比黃花瘦」便是判斷詞——也就是上信中所講的主詞與賓詞。我們造句，往往有了被判斷詞，掉了判斷詞，可從「句」是判斷——這一點認識上把我們底錯誤糾正過來。

一句之所以要有一個主詞和一個賓詞，你們想必明白了。在上信中已可看得出來，主詞必然是實體詞，賓詞則是動詞。上面又已說過，一句的動詞不外乎「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與「關係動詞」三種；據此，我們便可知道三種的「句之基型」：

第一基型——實體詞 + 不及物動詞。

第二基型——實體詞＋及物動詞＋受詞。

第三基型——實體詞＋關係動詞＋補足詞。

一切的句子，無論組織複雜到怎樣地步，都可化析成上列三種基型之一。例如：

(一)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二) 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鳳仙花的每片明亮的葉背，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的射映之下，剎那間變成了蓮青色。

(三) 那在四邊地平線上層層疊疊堆上了還要堆上去似的隱藏在樹林背後的雲，不絕地慢慢向天頂推合。

上舉的例句可算是比較複雜的，可是祇要一經解析，骨骸肢體還是出不了上三種的基型。孩子們要注意的！越是長句，我們越要把牠底組織解析得清清楚楚，長句能認識得準確，自己寫長句便自不大會錯。第一句底被判斷詞是什麼呢？孩子們恐怕也看得出

是「送別者」。「送別者」怎樣呢？句中「牽着」、「放」訴說主詞底動作，這二詞便是賓詞。這兩個動詞都是及物動詞，因為有「紙條兒」與「龐然大物」分別地作爲「受詞」。這樣，這句長句是有着主詞、及物動詞與受詞的，很清楚地隸屬於第二型。第二句呢，主詞是「葉背」、「變成了」是「關係動詞」，「蓮青色」則是補足詞，其他如「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鳳仙花的」、「每片明亮的」是靜態形容詞，「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的射映之下」是動態形容詞；這樣，還不很清楚是第三型的句子麼？第三句的主詞僅僅是個「雲」字，拖着很長的形容詞附加語賓詞則是「推合」這不及物動詞，這組織不是明明地合乎第一基型麼？

上面的分析，孩子們還有不懂的地方沒有？你們看書時可以多多注意，這對於批審人家底和自己底文句是很有助益的。要是孩子們對於這很感興味卻又苦於不大通透，媽媽可以教給你們一種遊戲。孩子們中可以推出一人計時，一人命題（要輪流着做，免得有人少去練習的機會。）命題的人指定那個作第一基型句，那個作第二或第三基型

句計時的人看時間，要把三種基型都練習週遍，寫得最準確的而又費時最少的便算第一。你們如做這樣的遊戲，可把成績的記錄附函寄來，媽媽有獎！

上舉的例句也許要引發孩子們一個新的問題——例句底結構，分析下來，既是很簡單，僅僅二、三字就可成句，怎麼又變得這樣長，這樣複雜呢？這里，我們便須注意主詞、賓詞、受詞與補足詞底附加部份。譬如，上舉第二句之最簡單形式是：

「葉背變成了蓮青色。」

附加在「葉背」上有好些詞，如：

「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

「風仙花的，」

「每片，」

「明亮的。」於是主詞見得複雜起來。附加在「變成了」上的有：

「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的射映之下，」

「剎那間」等詞。有了這些的附加部份，本來很簡單的句子便見得很複雜。這些附加部份，祇要包含的詞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法上有個專名，叫做「詞組」。附加詞組的意義有二：一是消極地避免意義混淆，一是積極地使意義豐富。例如：「買來不久的那本書很不幸地給張三偷去了。」在這句中有四個詞組：「買來不久的」、「那本」、「很不幸地」和「給張三」。第一第二詞組確定被偷的是那一本，「給張三」確定偷竊的人，沒有了意義易於混淆，所以功能是消極的。「不幸地」在句中有無均可，有了意義更見豐富，所以功能是積極的。例句中的詞組運用的目的大都是積極的，試把原句與化析所得的簡式相較，後者顯得是怎樣地質樸無致啊！

除掉最容易明瞭的實體詞詞組外，形容詞詞組可算是最重要的一種。在上舉例句中，「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因為形容實體詞，叫做靜態形容詞詞組；「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的射映之下」，「剎那間」，因為形容動詞，叫做動態形容詞靜態形容詞詞組是怎樣地組成的呢？根據上述的實例，我們可以知道大要有三種：

第一是靜態形容詞本詞，例如例句中之「黝黑而蔚藍的」；第二是在「領位」（就是表示主有的意思）的實體詞，例如例句中之「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鳳仙花的」；第三是以附隸連繫詞與實體詞或其他詞合組而成的，例如例句中之「給一種黝黑而蔚藍的光穿透了的」。動態形容詞組底組成的方法也有三種：第一是動態形容詞本詞，上舉之（三）例句中底「慢慢」就是，第二是附隸連繫詞加上了實體詞或其他詞，例如（二）句中之「在每朵掩蓋在葉下的淡紅色的花瓣的射映之下」；第三是動詞加其他詞，例如（三）句中之「不絕地」。

孩子們懂得了詞組，便也會明白較複雜句子底結構；可是複雜句子之組成，並不限於附加詞組這一個條件，這一層，留待下封信上給你們講吧！

近來新出些雜誌好的很多，多定幾份看看，不要把時間儘耗在教本上好自努力！

附習問：

(一) 指出下句之主詞、賓詞及附加之詞組：

一 那遍體傷痕的黑暗剛剛如同醉人似的蹣跚跚地向西天跑去。

二 我的熱淚便情不自禁地從我又重又瘦的眼皮之下滾出來了。

三 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能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四 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二) 用自己底話，信裏的意思，選擇上句之一說明主賓詞之意義。

(三) 標出下句中之受詞及補足詞。

一 沈悶的熱的空氣沾着在皮膚上，在肥壯的人，是比什麼都更不爽快的事。

二 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三 所幸招待我們的有一個陸華禧先生，從他的口中，居然聽到關於先生幼年的軼事。

四 這許多羣衆是不料要闖進趙家樓曹氏的住宅而去毆打章氏的。

(四) 作每種基型例句各二，並加說明。

六 複句與子句

孩子們：

承叔在×因為參加學生救國運動受傷這會事，你們都曉得了麼？他上回來信說：能迸穿了歡喜的淚包高喊着久久只能壓在喉頭的口號，就是死了也情願的，這是多麼英勇的話啊！叔祖母的溺愛他的情形，你們在家時不是看得多？然而，母親的愛不會做了他障礙發展的蠟壳，反而從此他認識了更偉大的愛，把浮薄的感情變成了雄厚的力量。他真是個人子的好榜樣啊！

瑤來信說，根本中國文字都要改造，文法是無須講得的，而且現在一般人所以不能運用文字，正因為花樣太多，如果再講文法，文字越發不能大衆化了。其他的孩子都同意於瑤底意見麼？

瑤底意見，分析起來，有兩個要點：第一是文字變了，文法便不須講；第二是文法增加大衆運用文字的困難。這兩點意見對不對？我們且逐條來討論。第一，「文字變了，」文法便不須講，」這其間還缺一條理推的橋樑。文字變了，爲什麼便不須講文法呢？據我想，其間只有兩個可能的條件：一是文法沒有了，一是文法變了。沒有文法這會事是不可能的。我在前信中已經指出，文法是人類言語、文字底本質的依附物。孩子們想：將來會不會有一天，媽媽要出去了，孩子們一問一答，完全和前信所提及的祥、颺完全異致的呢？（參閱前信。）如其有，那是個什麼情景，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到這裏，瑤也許要退下來說，文法不是沒有，只是變得和現有的完全兩樣——這就是上述的第二個條件。文法要變的，我在前信中早已講過：文法依據於言語、文字；言語、文字視人類的的生活而異，人類生活沒有停滯之理，推而論之，文法自然要變。只是，文字變了，文法會不會變得和今天的全然兩樣呢？我們要明白：決定運用文字法則的繁簡的是人類的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字的形式。前人叫「斯」，今人叫「這」，前人叫「之」，今人叫「的」——在文法上都是「一視同仁」。

的。如果中國文字拉丁化了，運用橫行字與方塊字的道理還不是一樣的？所以說文字變了，文法也完全變了的話是不對的。第二，講文法會不會增加大眾運用文字的困難？中國的文字向來是很玄妙的，一切的玄妙，如果究詢起來，都可逃避於「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一句話。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字，卻沒有一本修辭學、文法。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字的烟幕彈，使多數人無法到裏邊窺見文字的真相。有閒的人自然有辦法，可以慢慢地「揣摩」，揣摩成了，憑藉他們底經驗，自然還是覺得「文章之道，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一向壓在文化水準以下的大眾就無法了，沒有教育機會來學習，沒有閒暇來揣摩，結果祇有被擯於「文府」之外，而奉文字若神明。我們正要把運用文字的法則——說起了其實是很簡單、明白的——掘發出來，一方面打破文字的玄祕，一方面使大眾走上一條學習文字平易的道路。所以，講文法決不會增加大眾學習文字的困難，問題是在我們要講的是怎樣的文法，同了怎樣講法。我曾經擬有三個標準，就是大家講得出——不要根據什麼高深的學理；大家聽得懂——不一定文學士或詩人之類聽了才能點頭；大家學得成——

稍加練習就能做得來，用不到什麼「三年不窺園」，孩子們以為怎樣。

你們如有異議的無妨再寫信討論，媽媽底意見不過供你們參考而已。

這問題說得太多了，還是講複句與子句吧！

上回鈔給你們看的幾句長句裏面有着好幾個詞組，詞組是複雜句子組成的一個原因，在上信末尾曾說過，這可不是唯一的原因。孩子們且看下面的句子：

(一) 世上的人們以為我的這述懷是默氣，是可以無疑的。

(二) 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三) 當話聲寂靜了時，我們偶然望望窗外，照例的看見他又是惘然坐在門前的木板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思什麼。

(四) 大家忌諱的事，他卻偏偏說破。

孩子們看出了這些句子與上信的例句有什麼不同沒有？這些句子也附加了些什麼，可是附加的似乎與上信的「詞組」並不相同。把上句縮成簡式時，我們就遇到了困

難，而尤其值得注意的，附加的部份隱隱都可以縮成句的簡式或竟具有句之基型的任何一種。在這里，我們一定要提出詞的合體底一種新的形態來，那便是「子句」。

我們逐句來看。

第一句說的是「什麼」呢？主詞是不是「人們」？如果是，「……人們……是可以無疑的」便毫無意義。作者底原意是說「世上的人們以為我這述懷是獸氣」這會事「是可以無疑的」。哦！好長的一個主詞！再把主詞看一下，又可看出主詞本身還含有主賓詞——「世上的人們」是主詞，「以為」以下是賓詞。更複雜起來了，「以為」下面的受詞「吾的這述懷是獸氣」也不像個詞組，而是合乎「主詞、關係動詞、補足詞」的第三種句型的。附屬在一句之中的當然不是句子，卻又有主詞，賓詞當然不是詞組：這些便叫做子句。

這樣說來，第二句便有着兩個子句了。第一個子句是「熱鬧是牠們的」，第二個子句是「我什麼也沒有」。有一點和上句不同的便是：這一句的子句都是獨立的，並不依

附在什麼上面。

孩子們看，第三句有幾個子句呢？「我們偶然望望窗外，照例的看見」是子句，「他又是惘然坐在門前的木板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思什麼」是子句，都不錯；可是你們不要遺漏了一個——「當話聲寂靜了時」這和上述的子句稍稍不同的就是這子句。形容「看見」是作動態形容詞用的。

第四句聊聊數字，卻還是有着一個子句。「事」字上有個靜態形容詞的子句——「大家忌諱，「大家」是主詞，「忌諱」是賓詞，這不明明是個子句麼？

根據上例歸納起來，「子句」是具有主詞和賓詞的，其功能則為作句之部份或作單詞用的詞的合體。

第二例句中之子句及第三例句中之「我們偶然望望窗外，照例的看見」作句之部份用，其餘的都作單詞用。

子句可作那幾種詞用呢？由上舉例句也可看出：

第一是作實體詞用——例如第一例句之「世上的人們以爲我的這述懷是跌氣」，「我的這述懷是跌氣」以及第三例句之「他又是惘然坐在門前的木板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思什麼」。

第二是作靜態形容詞用——例如第四句之「大家忌諱」。

第三是作動態形容詞用——例如第三句之「當話聲寂靜了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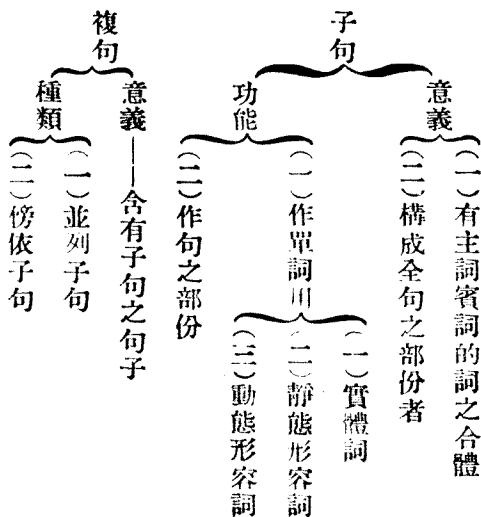
作單詞用的子句，因爲非附屬在其他部份不可，在文法上叫做「附屬子句」；作句之部份的子句，因爲意思無所傍依，所以叫做「獨立子句」。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上信中所講的複雜的句子，儘管很長，就文法結構一點說，總是「單句」；有子句的句子才是真正的「複句」。

上舉的例句，內部都有子句，可以叫做「複句」，那是無可置疑的了。同是複句，卻還有些差異，有些複句好似並生在一根樹幹上的杈枝，合起來看是「同氣連枝」，分開來看卻是「各自爲政」；有些複句好似寄生在樹枝上的糾籐，離了主幹就無法存在。第二

例句的子句屬於第一類，這樣的複句叫做「並列複句」；其他的例句屬於第二類，叫做「傍依複句」。孩子們記着：有作單詞用子句的，總是傍依複句呀！

這回講的嫌太複雜了吧！讓媽媽把這些材料編成表式給孩子們看：



接着這樣大綱細細地看，細細地想！不能反復地舉例說明，因為過重了郵寄不便。小的有想不通的地方，大的要耐性地講解！

祝孩子們快樂！

你們底媽媽。

附習問：

(一) 用自己的話說明詞組與子句底不同。

(二) 將下句之子句改成詞組，詞組改成子句。

一。我不懂他爲什麼不來。

二。即使我底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這樣的誘惑，然而你們在我底足跡上不會尋出什麼不純的東西來。

三。毫無可疑地，我們怎樣失敗將成爲他底報告中的主要部份。

四。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安寧。

(三) 造並列複句與傍依複句各五並指出其異點。

(四) 用例句說明子句之用法。

七句之解析

孩子們：

習問作得不錯，就是小沅字寫得比以前潦草些。小沅能寫一手很好的小楷，這是認識的人中誰都知道的，回怕是時間侷促，慌忙了些子吧？

秋後一定回來，孩子們不要着急。現在諸事未了，怎能走得成呢？

祥、瑤怎麼都作起先生來了？不會妨礙自己底讀書時間吧？祥代的是芷底國語，瑤代的又是那一個底功課？

祥來信說得是：自己寫寫倒還容易，替人家改就有些茫然無所措手足。發了作文本下去後，如果學生尋根究柢地問這處改了爲什麼，那處改了爲什麼，怕要捏一把汗吧？媽是有過這樣經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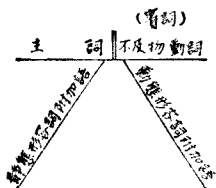
改作的困難在那里呢？

我們改起學生底作文來，最感困難的也許不是在怎樣改，而在爲什麼這樣改。憑了自己底寫作的經驗和習慣，我們惘然地把學生底句子刪了改了，要問理由，只有不順眼或不順讀這一些。在我們自己的心目中，就缺少句子究竟怎樣構成才算正確這一類認識。我們單靠着一半清楚、一半模糊的經驗來導引自己；如果經驗是錯誤的，幫人家刪改的地方也是錯誤的，改正了，說不出爲什麼，幾乎是偶然的這樣，如其自己還虛心，下筆之時自然難免要戰戰慄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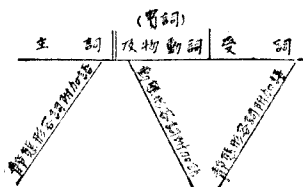
我們必須準確地把握着若干基本的認識和基本的技術，在這裡我要給孩子們講的是「句之解析」。

句子的基型，前信已經提及，共有三種：第一種是主詞加不及物動詞，第二種是主詞加及物動詞和受詞，第三種是主詞加關係動詞和補足詞。假定主賓詞都有附加語，那麼這三種基型可以圖解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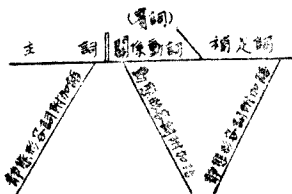
第一基型句



第二基型句



第三基型句



我且舉幾句例句分解給你們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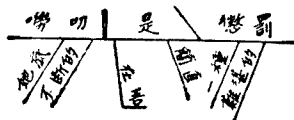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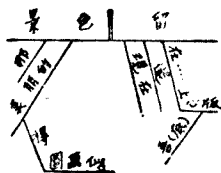
(一) 那美麗得圖畫似的景色現在還留在吾心版上。

上舉的是第一基型句，孩子們總看得出吧。

(二) 像他這樣老成持重的人那里會貿然贊成你底空洞的計劃！

(三) 她底不斷的嘮叨在吾簡直是一種難堪的懲罰。

以上所舉的例句都是單句，而這些單句的主詞和賓詞都是一個單詞構成的。很多的句子並不如此，主詞中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詞，賓詞中包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例如：「水災和旱災毀壞了不知多少的村落，殺死了不知多少的農民。」這句底主詞和賓詞都不止一個單詞，叫做「複主詞」和「複賓詞」。圖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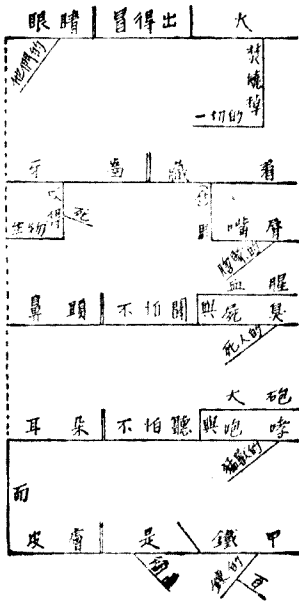
比較麻煩一些的是複句。並列複句還容易些，因為牠等於兩句或兩句以上的單句的合體。解析單句的技術完全可以適用於並列複句。傍依複句就不然，具有一種新的形式。在上信中不是已經指明，傍依複句的子句是作單詞用的？有的作實體詞用，有的作靜態形容詞用，有的作動態形容詞用。現在把並列複句與傍依複句的各種舉例圖解給你們看：

(一) 並列複句：

水	災	毀壞了	村	傷
	和		少	多
旱	災	殺死了	農	民
			少	多

註：靜態形容詞線左斜，動態形容詞線右斜，以示區別

例句：他們的眼睛冒得出焚掉一切的火，腮緊的嘴唇裏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齒，鼻頭不怕聞血腥與死人的屍臭，耳朵不怕聽大砲與猛獸的咆哮，而皮膚簡直是百鍊的鐵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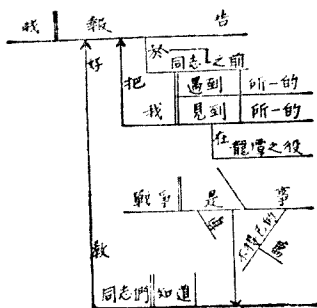


(二) 傍依複句

一、內有實體詞子句者：

例句：我把我在龍潭之役所遇到的、所見到的報告於同志之前，好教同志們知道戰爭是甚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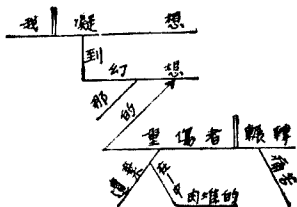
圖解：



二、內有子句作靜態形容詞者：

例句：我凝想到那遺棄在肉堆中的重傷者痛苦輾轉的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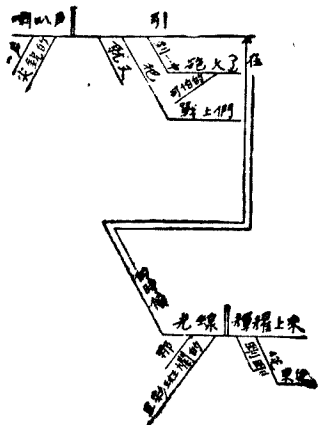
圖解：



三、內有子句作動態形容詞者：

例句：在那五彩斑斕的光線剛剛從東邊輝耀上來的時候，一聲尖銳的喇叭聲就又把戰士們引到可怕的炮火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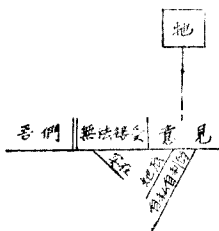
圖解：



知道了圖解句子的技術，有什麼用處呢？孩子們也許要這樣問吧。你們要是能把這樣的技術運用得熟練，便會明白有兩種用處。第一，多把句子解析，句子底結構便自了然於心，譬如，並列複句究竟怎樣構成的，傍依複句又是怎樣構成的……都能一一清楚。第二，比較長的句子，一上眼看不出什麼錯誤來的，只要加以解析，不當的地方，重複的地方

……便就顯然。例如：「她底自私自利的意見，吾們實在無法接受牠。」這句讀來，也許都感到有些不順口吧？可是，錯誤在那里呢？不一定馬上看得明白。若是把牠圖解起來，我們就可明白什麼地方是要修正的。

圖解：



原句是句倒裝句，把牠改正了圖解出來，就如上式。由上圖，我們可以看出，方框裏的「牠」是與「意見」重複的，讀來不順口的原因就在此。根據圖解，我們可以把這句改成：

「她底自私自利的意見，吾們實在無法接受。」

孩子們對於這樣圖解法感到有趣麼試試看！

吾盼望這樣的辦法對於做先生的祥與瑤有着特別的幫助。

孩子們努力啊！

你們的媽媽。

習問：

圖解下列各句：

(一)這便是我一瞥所得的：三四十個佩三色帶的兵士，提着長槍，偻着身軀，分頭向一個峯頂奮勇進攻。

(二)我不知道那些花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

(三)血灌溉着，血溫潤着，行見血的花開在這里，血的果結在這里。

(四)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

八 常見的錯誤（一）

孩子們：

這回我有好多時候沒有給你們信，原因是病了。在此地找不到西醫，只得請一個中醫診治，據他說是肝經失調，一定是記掛什麼人過度了，才會這樣。孩子們說：媽媽記掛誰呢？

病是這樣起的：上三週的星期日，一個人興匆匆地到郊外去。一跑跑順了腳，到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上，稀稀疏疏有幾所茅屋。在一間茅屋的前面，呆呆地塑像似地坐着一個小孩子，淚痕還在他頰上發光，表情可是一些也沒有，我底走近也絲毫沒有驚動他。他只是面發怔似地直視着右邊，一面惘然地抓起給泥裹着的荸薺皮咬嚼，嚼的時候，瘦的頸子就像什麼機器似地抽動着，裏面骨頭好似要鑽出皮外一般地楞了起來。那樣子

實在怕人，再往屋裏瞧，在一塊大而黑的木板上躺着一個女小孩，要不是她底眼珠還能微微地轉動，我準以為她已經死了。那孩子穿的是白的衣服，顯然是什麼破布袋做的；脚是赤着；從她底面頰和脚看來，好像所有的血都給魔鬼吸吮盡了！躺在那大而黑的木板上，遠遠地望去，就如劃在上面的一條白線。「這兩個小動物還算是人？還算是小孩子？」想到這里，一切激盪的思緒都衝了上來，頓覺天旋地迴，彷彿那女孩子就是霞、颯、門口的孩子就是沉……跟着不知多少的孩子底臉向我撲來。我支撐不住了，趕忙掙扎着回家，依然是很好的太陽，禁不住身上一陣一陣地發起冷來。到家一量寒熱，已經是卅八度七了。

就這樣迷迷糊糊地睡上兩個星期。其間不知費了多少人底心，不知害了多少人耽憂。到上星期五，寒熱總算退盡了。一能坐起，我馬上把你們底習問、作文、信札打開；看後覺得很有些話要向你們說——只怕病後思亂，講來沒有什麼條理。孩子們不要為恐媽媽累了不放心，只有這樣，媽媽才是樂意的！

風兒來信說，他曾把以前的幾封信誇耀似地給他同學們看，大家都覺得講的比一些文法書容易明白，而且也不沈悶。只是一個同學缺望似地說，爲什麼不把「名詞」「代名詞」……這些詞的分類等加下去？風兒便急急把這問題轉問我，希望我趕快答覆，因爲他不願「媽媽有什麼缺點給人家看」，並且他相信「媽媽是不會有缺點的。」孩子們看，風兒傻麼？媽媽那里能沒有錯誤，很有缺點呢！

我之沒有如風兒那位同學所說地那樣作，實在是一種缺漏，而且是一種「有意的」缺漏。誠然，幾乎那一本文法書都把名詞、代名詞……這些詞的分類等列入；學校裏先生在教授時也把這樣細緻的分析視爲主要的文法知識。我們要問：這些對於我們文字運用的實際上究竟有什麼幫忙呢？我也曾把這樣的知識灌輸給學生，而且用嚴厲的方法迫使他們熟記，記固然是記得了，同時文法也給了他們一個煩瑣的、不自然的、苦惱的印象。他們從來不會在下筆時考慮到用的名詞是屬於那一類，知道了某一詞是「人稱代名詞」，未必用起來就妥貼些。外國文的文法書上列舉這些，實際的意義比較大些。譬如

分「普通名詞」與「專有名詞」，影響「詞」的寫法；分「單體名詞」與「集體名詞」與動詞之變化有關。在講中國文法時，如果「依樣畫葫蘆」就成了刻板文章，沒有意思。風兒能把媽媽底意見準確地轉達給那同學麼？

你們交來的作文，造句用詞之間，難免還有些錯誤。有些是關於文法的，有些不關於文法。我把你們底共通的錯誤指出如下，如有不明瞭的地方，看原文吧，原文上給你們完全改正了。

第一是實體詞之誤用。

(一) 實體詞如果作補足詞，一定要和主詞或「被補足詞」同性，同類，要是不然，這補足詞就錯誤了。舊底文中有一句：「獅子般的大膽，猴子般的敏捷，駱駝般的忍耐，才是近代的模範學生。」這句的主詞是「大膽」、「敏捷」與「忍耐」，補足詞是「學生」。以「學生」來「補足」幾種德性，自然是不對的。小沅底文中也有一句：「障礙的消除就是媽媽！」媽媽變了「消除」，變了「障礙」，這不是笑話麼？沅底意思，我是明白的，看了

上下文，我曉得他是要說：「障礙的消除是媽媽的賜與。」補足詞差一些，原意就大大地變了。孩子們要留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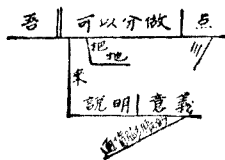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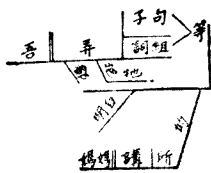
補足詞和主詞不屬同性，同類，不是絕對不容許，但須合乎一個條件，那就是補足詞是喻辭。譬如：「兒子是她底命根」以「命根」補「兒子」之義，原不可通，但當作喻辭，看來便不嫌奇特。又如：「我不配做一盞明燈，那麼讓吾來做一塊木柴罷。」「明燈」與「柴」是喻辭，所以可以作補足詞。

同理適用於「同位詞」之運用。怎樣叫同位詞？「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上帝僅能赦免一種人，知道懺悔的人。」在上句裏，「知道懺悔的人」與「一種人」完全是同實而異名，便叫做同位詞。孩子們文中，也有誤用同位詞的毛病。如祥有句云：「在我前面祇有一種考慮：參加生產，減少消耗的決心。」看了上下文，我曉得這孩子應該說：「在我前面祇有一種考慮：怎樣養成參加生產，減少消耗的決心。」加了「怎樣養成」這四個詞，這詞組才能適合地作「考慮」的同位詞；不然，「決心」就是「考慮」怎樣講得通呢？

(二) 在上信中曾經提到過「倒句」，孩子們總還記得吧？在倒句中，如果用實體詞作受詞，最要留心避免重複。璠文中有句云：「這樣艱巨的工作，我們怎能擔當得起如此的责任呢？」這原是隸屬第二基型的句子。「擔當」是及物動詞，「工作」是受詞，在倒句中受詞調到了主詞的前面去。璠下筆的時候，一定是寫到「擔當得起」便把調前的受詞忘了，於是再加上「如此的責任」一詞組，弄成疊牀架屋。蓓文中也有「經過許多人詳加考慮而後決定的主張，他始終不同意於這樣的決議，「這樣苛捐雜稅，我們一定要廢除牠才好」等句，和璠犯了同樣的毛病。「決議」與「主張」重複了，「苛捐雜稅」與「牠」之間，必去其一。

還有一種錯誤可以在這里附帶提及：受詞倒置了，在句中觸眼地插入一個動態形容詞詞組，其實是不必需的。例如：「媽媽所講的子句詞組等，我把牠都弄明白了」（見小沅八日信）。「通貨膨脹的意義，我可以把牠分做三點來說明」（見潛讀書散記第二篇）。句中的「把牠」都是不必要的，從下面的圖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三)實體詞間的「數」、「性」不符合，又是一種錯誤。舊文中先有「這可怖的傳說震動了什麼村子上的入底心」後有「一村人全浸沈在絕大的恐怖中」等句。「什麼村子」是複數，「一村」是單數。實體詞底「數」是不能不相符的。比舊兒例句更易發生錯誤的就是「代名詞」與所代之「名詞」底「數」、「性」的符合。代名詞是什麼呢？如「我」、「你」、「他」、「她們」……等詞就是。這些詞一定各自替代着一個名詞。所代的名詞與代名詞如果隔遠了，很容易發生上述的錯誤。如沅文中前段用的是「一部份同學」，後來卻儘說「他」、「他」；「一部份同學」是複數的名詞，「他」則是單數的代名詞，自然



錯誤了。同樣的錯誤發見在風颯文中，你們自己仔細去看，不一一列舉。至如瑤文中「全國學生都要負起他底責任來」句中的「他」字的誤用，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是不難認識的，是不是？

(四)說到這里，我就要和孩子們提起代名詞底用法來了。爲什麼要有代名詞？有了名詞不已足夠表達我們底情意了麼？我們運用代名詞的動機可說是屬於消極修詞方面的。一個名詞，說了一遍又一遍，豈不要令人聽得發煩？陳家小琴底日記，你們看了都覺得好笑麼？譬如她在某日到郊外遠足，在日記上就不知要用多少的「地方」，「我今天到一個地方去玩，那地方很好玩。我原來不知道這地方，現在總算找到這地方了……」你們看了，恐都要覺得小琴有太多的「地方」吧？這種困難，一部份可以改用代名詞的方法來補救。

你們要是自加檢點，也還是可以發見與小琴的差不多的毛病。小沅六日的日記中有一節云：

「前面走來了好幾個學生。這些學生似乎都像喝醉了酒一般。不知爲什麼，這些學生走到俞家巷口的時候，一部份的學生和另一部份學生忽然爭吵起來……」

如果小琴有着太多的「地方」，我們底小沅不是有着太多的「學生」了麼？
我想把小沅這一節改成：

「前面走來了好幾個學生。他們都像喝醉了酒一般。不知爲什麼，走到俞家巷口的時候他們忽然爭吵起來……」

(五)看了上條，孩子們可不要誤會作多用代名詞便好。就你們的來信看，濫用代名詞的錯誤比濫用名詞的錯誤還要多些。舊、潛都是喜歡用代名詞而往往令人看了不曉得所代的是什麼的。如：

「這次遊藝會發券沒有限制，客人來得太多，一條狹狹的板凳上，坐了足足有八個人。他被夾在他們的當中，心上很不耐煩。」(見瑤遊藝會記)

上文中的「他」與「他們」指的是誰呢？實在不大明瞭，困難是在這些代名詞前

沒有顯著的被代詞。在文法上，代名詞前專指的被代詞叫做「前稱詞」。有代名詞而無前稱詞是不行的。

這封信太長了。關於其他詞的錯誤，留待下信中給你們講吧！

我已完全好了，不要掛念！

藕粉少寄些，我喫不了這許多。你們要小心身體，不要使媽媽疼後操心啊！

你們底媽媽。

習問：

將作文交換閱看並互相批評實體詞運用之錯誤。

九 常見的錯誤(二)

孩子們：

十六日收到你們底電報，十九下午又接到你們底快信。你們真是一班傻孩子呀！媽媽病得厲害時你們一些不知道，明明寫信來告訴你們好了，卻又着慌到這樣。你們想，媽媽要是還沒有痊好，能寫像上回這般長的信給你們麼？這樣的道理可算得很簡單吧，事臨到自己頭上就手忙腳亂了。從這一點上孩子們可以看出該如何切實鍛鍊自己才是！沉兒千萬不要來，來了我要生氣的！

上信給你們講到運用實體詞的第五種錯誤，這一回繼續講下去。

(六)「他」、「她」、「牠」、「我」、「你」等代名詞有個專名，叫做「人稱代名詞」。人稱代名詞中之「牠」詞很容易用錯或是用來不自然。「牠」原來可以替代兩種事物：一是

具體的，一是抽象的。替代具體的事物無所不可，替代抽象的事物就有些牽強。例如：「這次學生救國運動發端於北平，逐漸波及全國。其精神之勇敢，態度之坦白，真可佩服。我們應該永遠不忘記牠！」（見潛日記）句中的「牠」詞，不但前稱詞嫌含混，以之替代「愛國運動」或「精神」或「態度」均覺牽強。這樣的人稱代名詞能避免以避免爲是。

(七) 在用實體詞相比的句中，應注意相比的實體詞須屬同一位，「是」主位，「上下都是」主位，「是」領位，「受位」則上下都一致。以不同位之詞相比，有時會鬧出笑話來，粗看就是可通，細細一想，究竟總有語病。記得有一回，和幾個朋友閒談，不知怎樣談到了「脚」上去。有一個朋友說這樣一句話：「你底脚比我大。」當時聽了，起初不覺怎樣，繼而辨味一下，不禁失聲而笑。孩子們想：一個人底脚比另一個人大，不是天大的笑話麼？上次寄來的文中，風兒寫着：

「他底脾氣之壞比不得我。」

在這句中，「他底」是在「領位」，「我」則是在「主位」，「他底」既作「領位」，「脾氣

之壞」便成了「主位」以「脾氣之壞」與「我」相比，自然是不稱的。這句應改為：

「他底脾氣比我底壞多了。」

其他孩子與風犯了同病的還有，懶得一一剔出，你們仔細去看！

(八)在任何體裁的文章中，都有個中心的「觀點」。什麼是觀點呢？就是「敘述」、「說明」、「描寫」或「論辯」的根據點、出發點。構成全文觀點的是實體詞。例如：「威爾遜總統在和會中提出了他底有名的『十四點』，使世界的和平有了一線曙光。」這句便是以「威爾遜總統」作觀點的。我們要注意的一層就是觀點在可能範圍內要維持一律，不要時時刻刻變。舊兒底文中，有好些地方犯了觀點變更太多的毛病，茲舉一段為例：

「星期日那一天，我約同沅、風二弟去玩半園。沅弟底同學張仁義在路上遇見我們，我們便讓他加入我們底隊伍。一路上看見許許多多的遊人，清風帶着花香送到我們鼻子裏來，覺得很暢快。在十時左右，半園已呈現在我們前面，我們便買票進去……」

這一小段自然還有其他的毛病，單就「觀點」一項觀察，我們可修改如下：

「星期日我同沅、風二弟去玩半園。在路上遇見了沅弟的同學張仁義，我們便請他加入我們底隊伍。一路看見很多的遊人。走過廖家花園這些地方時聞着清風送來的花香，覺得很暢快。在十時左右，到了半園，我們便買票進去。」

把這兩段文字比較一下，孩子們覺得怎樣呢？改正的一段雖沒有什麼好，可是原文讀來「不順口」的調子，都已經沒有了。兩段相差的地方就在觀點一律不一律這一項。在原文中，第一句的觀點是「我」，第二句上一子句的觀點是「張仁義」，後一子句又變了「我們」；第三句的第二子句，上半的觀點是「清風」，後半又變成了「我們」；末一句有兩個子句，第一子句的觀點是「半園」，後一子句底是「我們」。觀點這樣變了又變，文句自然見得很不勻整。改正的那一段呢，通篇的觀點是「我們」。觀點統一了，就沒有原文那樣的參差、雜亂的缺點。

接着要講的是關於動詞之誤用。

(一)短句的結構有無短缺，容易看得出，一到長句，尤其是複句，往往會缺略了動詞而不自知。句子一複雜，我們底精神便不及貫注及其全部，如果主詞較長，順筆寫下來便以為句子底組織已經完成了，賓詞的缺少，往往易在匆忙中忽略過去。廬祥等文中有這樣的毛病，恐怕就是爲了這樣的原因。如廬有句云：

「大家都想說而不敢說的，他偏偏敢說出爲什麼先生就可抽烟。」

「大家儘管盡力而結果一無所成，徒然供人家譏笑，我們所顧慮的一點。」

上兩句底組織都是不完全的，中間漏掉了全句底賓詞。第一句，如果照原意把組織補全，應該是：「大家都想說而不敢說的，祇有他才敢說出的，就是爲什麼先生就可以抽烟。」第二句的全文則是：「大家儘管盡力而結果一無所成，徒然供人家譏笑，正是我們所顧慮的一點。」原文各缺少了個關係動詞，於是句義都變得難通了。

孩子們把原句圖解一下，更可以看得明白些！

(二)作有複賓詞的句子，往往容易發生一種錯誤，就是忘記了賓詞與主詞間應有

的聯貫，賓詞之中，如果有倒置在主詞之前的，這樣的錯誤，尤易發生。在你們的文句中，就可以找出許多例子來。

「他上來哭了又吵，吵了又哭，罵了他一頓，反而好了。」（瑤十一日日記）

「這晚上，不曉得爲了什麼，一切愁緒都塞上心來，坐在凳上，儘對我看，越發覺得不耐煩。」（潛十一日日記）

「往天朝出也叮囑，晚歸也關照，現在姊妹們只有獨來獨往了。」（葆九日信）

「講得快要結束了，咳嗽幾聲，又接了下去，我們簡直想站起來了。」（同聽講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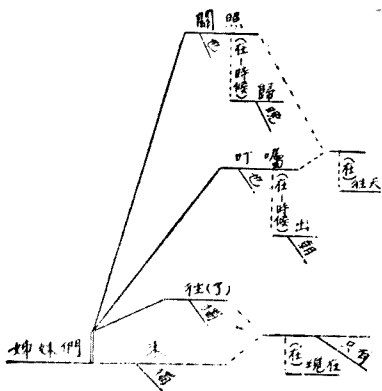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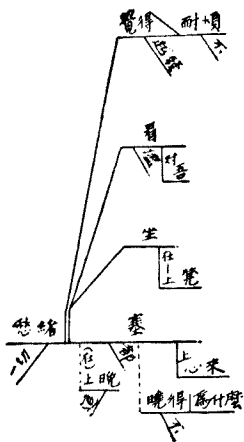
「嘮嘮叨叨地責備了一大頓，程永一始終站着，活似一個石像。」（沉八日信「校聞」）

一節

好了，好了，舉了這些例句，我想孩子們必能看得出一個頭緒來。第一例句有六個賓詞，「哭」、「吵」、「好」與主詞「他」意義上自然是聯貫的，「罵了」就聯貫不上去。我們明明看得出「他」是被「罵」的，被罵後「反而好了」，從句子的結構上着眼，卻不能

無疑是「他」把另一人罵了一頓，這豈不是與原意相反了麼？第二句顯然有幾層可以分斷的意思，潛卻混用在一個主詞之下，所以意思有上下不相連接之處。經了圖解，這句的錯誤便越發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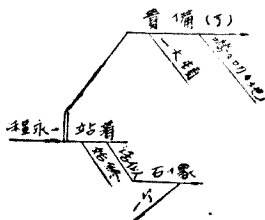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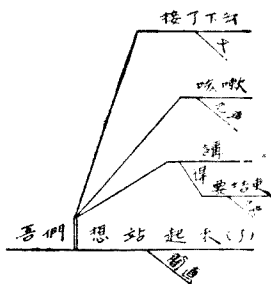
把第三、第四、第五例句索性也圖解給你們看，錯誤在那裏，你們自己去指出。



講得太多，怕你們理不清頭緒，即此停止吧！
 身子健好如常，千萬勿念！
 祝孩子們快樂！

這次的習作，仍然是調看作文，指出實體詞及動詞之誤用。又及

你們底媽媽，



十 常見的錯誤 (三)

孩子們：

說起來也惱人，應該是春光明媚的時節了，這裏卻是一天到晚昏昏沈沈的，霧重的時候，對面來人也看不見。太陽害了病似的，一連一個多月縮在重重的雲被裏，不能露出一絲臉來。上樓摸摸扶梯，憑眺摸摸欄杆，都是溼漉漉的。溼漉漉，烏沈沈，隨便那裏都是一樣。空氣重濁得很，呼吸起來，總好像有什麼東西阻梗似的。幸虧沒有把你們帶來，這樣一個缺少清鮮空氣的地方，是不適於孩子們長育的！

蓓兒等這次又回到了××麼？「河山如舊，人物無恙，」想來那裏總是這樣吧！這回給你們講形容詞的誤用。

(一) 如果形容詞的功能可以說是「限制」，那麼你們運用形容詞的第一種錯誤

就是「錯亂的限制」「錯亂的限制」者，不是說形容詞本身不合，而是指形容詞不該這樣用的地方。例如：

「我們猜想不出媽媽的在那邊做些什麼事。」（潛十五日信）

「現在赫赫一時的大的人物到大的時代中自會懺悔他們的以前所做的。」（潛論

偉人）

「英勇的青年人，幹練的中年人和沈着的老年人是成功的三大要素。」（同雜感）

「我們要點起火炬來，火炬的光明來，趕走這黑暗的難堪的長夜。」（瑤有所思）

「個個人都感到了寂寞，『寂寞啊，寂寞啊』地喊着；可是空洞的吶喊，無用的呻吟，

那裏能驅除寂寞的人呢！」（風我們底通病）

上引的句子，都是僅僅爲了形容詞底錯亂的限制，句義變得不很通順。第一句「媽媽在那邊做些什麼事」原是很自然的一個名詞子句，潛兒在「媽媽」下加下「的」字便破壞了這子句的組織。第二句底「大的，『他們的』」也是誤用的形容詞，「他們的」

錯處與第一句相同。「大人物」「大時代」是兩個已經通用了的詞語。「大」字是與「人物」「時代」合起來代表兩個完整概念的，並不一定指「面積」「數量」，拆開作獨立的形容詞，便與習用違反。第三句的「英勇的青年人」「幹練的中年人」與「沈着的老年人」都是倒錯的，按句義應該是「青年人的英勇」「中年人的幹練」與「老年人的沈着」。第四、第五句的錯誤與上句相同：第四句的「火炬的光明」應改為「光明的火炬」；「這黑暗的難堪的長夜」應改為「長夜的難堪的黑暗」；第五句末的「寂寞的人」應改為「人的寂寞」——孩子們想就是把「寂寞的人」「驅除」掉了，也何補於「人的寂寞」的「驅除」呢！

從上引的例句，我們可看出，形容詞錯亂的限制有兩種方式：一是不該將子句或詞組之一部份提出，錯誤地改為形容詞，如第一、第二句；二是形容詞與被形容詞的倒錯，如第三、第四、第五句。

(二)你們底作文中，有些形容詞，在意義上是與被形容詞不相聯涉的，這一層也應

好好注意，以「大」狀小的事物，以「美」狀醜的東西，這樣的毛病，你們自然不致於有，可是，仔細推敲之下，在你們的筆下，還是可以發見其嚴重性幾與上述的相等的錯誤。如：

「我們兄妹幾個肩並肩地坐在石凳上，仰起了頭，等月亮出來，隔得不到半小時的光景，明月果然像舞蹈的仙子一般地從東方出來了。」（蓓待月）

「今年新來的手工先生最討厭，講話的聲音像一只貓，有時喜歡用老鼠似的眼睛看人，那樣子是怪可怕的。」（沉校況近誌）

上引的兩小段文字，就表面看，怕不易看出什麼錯誤。然而，我們只要把上句中的形容詞細細地審察一下，就可以發見其中有費解的地方。待月中的「像舞蹈仙子一般地」是個動態形容詞詞組，形容「出來」的。以「仙子」狀「出來」，文義還可強通，「仙子」上加了「舞蹈」一詞，便有些離奇，「明月」是靜物，怎能以「舞蹈」或相似的動作相喻呢？沉文中也有兩處欠妥：第一是「講話的聲音像一只貓」，習用上固然也容許這樣說法，但總不如改成「講話像貓叫」較為妥貼；至以「老鼠似的」形容「眼睛」就有

些費解，應改爲「鼠口似的。」一字相差，往往會鬧成笑話，下筆時要小心！

(三)有一種形容詞，很容易誤用的，值得在這裏特別提出。這便是「數量形容詞」，如「一個」、「一種」、「一件」之類。這一類形容詞各自有特殊的用處，特殊的意義，裝配錯了，就不可通。如：

「據我想來，一個自己都無法認識清楚的情形，要祈求人家底瞭解，是很難的。」(祥怎樣訓練自己)

「你想把這樣曖昧不可告人的事，作爲一件原因，一個藉口。」(同上)

上句中的數量形容詞都是用錯的。無法分開來計量的，用了「一個」；反之，倒用了「一件」。你們必須確知這類形容詞底本義，然後小心使用才好！

(四)與(三)節所講的適正相反，卻也是錯誤的，便是形容詞與被形容詞同意或一部份犯意。形容詞如果在意義上和被形容詞不相貫聯，固然是不行；可是形容詞與被形容詞同意或意犯，又何嘗要得？「大廈」上面用了「大的」來形容，「快」上面用了「迅

疾地」來形容：你們聽了好笑不好笑？這樣形容詞既不能給予我們新的義蘊，簡直就是廢話。孩子中，有這樣毛病的以小沅爲最多。下面的句子都是從小沅冬一文中選出的：

「一陣厲害的狂風直向我臉上撲來，我禁不住震慄地顫抖着。」

「爐裏的炭火同新燃的火一樣紅。」

「吾夢見窗是沒不通風地緊閉着的，一個令人詫怪的怪客忽然出現在房裏再細細看一下，啊！原來是個美麗非常的美人。」

在上句中，「厲害」與「狂」，「震慄地」與「顫抖」，「炭火」與「同新燃的火一樣」，「沒不通風」與「緊」，「令人詫怪的」與「怪」，「美麗非常」與「美」，意義都是重複的，可以刪去或改作。

(五) 形容詞底另一種誤用便是位置之不合。在原則上，形容詞總以靠近被形容詞爲佳，否則往往容易發生意義上的混淆。應該形容這個的，因形容詞位置之不當，變成形容了別的，而意思便全然不通或不同。在孩子們底作文中可以找出這樣的例句：

「在他所提出的條件下，我勸告你還是接受先前的意見吧！」（同小說習作（一））

「懶懶的他跑了過來，先是像發了呆一樣，直立對着我，忽然不能自持，倒在我身上抽噎起來。他整整的哭了有半小時。」（同上）

第一句的「在他所提出的條件下」是個動態形容詞詞組，原來是形容「接受的」——是說「在他所提出的條件下」可以「接受先前的意見」。因為位置的不準確，這詞組好像形容了「勸告」，這是與原意大不相同的。改正過來，這句應該是：

「我勸告你，在他所提出的條件下，還是接受先前的意見吧！」

第二句有兩個形容詞是誤用的：「懶懶的」與「整整的」。作者底本意是說「他懶懶地走過來」，可是就原句看，好像變成說他是個懶人了。「整整的」是狀「半小時」的，形容「哭」就全無意義。「哭」有什麼「整」不「整」呢？

孩子們要記着這一點：形容詞與被形容詞要緊緊地靠着的！

留着連繫詞一項下次給你們談。

這裏的事最近可以了結，一了我馬上就歸來。這消息，你們聽了高興吧？

今天又是陰天，窗外還飄着毛毛雨。身子稍差，容易多些閒愁，撩起一個同居的小孩底書看看，藉以排遣，看到了朗佛洛底一首詩，雨天，其中有一節尤有深味，譯在下面，希望大家讀了，心境一齊開朗起來。

「憂鬱的人喲，靜靜地吧，不要悲傷，

「雲的背面有太陽在放着光亮。

「大家底命運，還不是一樣？

「在每日的生命中多少總要降下些雨滴，

「自然有幾天難免昏而且黑。」

(原文： Be still, sad heart! and cease repining; Behind the clouds is the seen shining,

The fate is the common fate of all, Into each life some rain must fall, Some day must be dark and dreary.)

祝孩子們快樂！

你們底媽媽。

習作：調看作文，指出形容詞之誤用。個別矯正後由秀綜合，看那些詞用錯最多，誤用的方式可以歸納爲幾類。

十一 常見的錯誤（四）

孩子們：

這回要給你們講連繫詞的誤用了。

（一）小沉的文章，沒有寄來前，你們都已看過嗎？最顯著的毛病在那裏呢？就在連繫詞疊用與誤用得太多。孩子們大家注意別這一篇我僅僅幫沉刪去幾個不必要的並列連繫詞，文章就硬朗得多了。原文中累贅的地方也正是連繫詞一再疊用的地方，如：

「我們相處了整整的三年。可是時間已是很快地逝去了。雖然我們課外聚首，交談的機會固不見得怎樣多，然而我無論怎樣卻總忘不掉他給我的深刻的印象。」

一句之中有了這許多的連繫詞，怎樣能不累贅呢？

孩子們或者在想：避免用連繫詞，文句總可簡潔了吧？那也不然。誤用連繫詞的原因，

據我想來，大要有二端。第一是理解之不到或觀察之未周，在含有宣傳作用的文章中，我們往往可以發見這樣的誤用。譬如有一個文人奉命宣傳迭克推多制，他便這樣寫着：

「德國爲什麼能復興？德國爲什麼能稱雄？就是因爲牠們實施迭克推多制。我國必須採行迭克推多制這一點，有許多同胞可早已明白了，卻還有一部份人沒有注意。我國之弱，固然有很多原因，這卻要算重要的一個。可是大家要明白，德意之所以強，就是因爲有希脫勒、莫索利尼，他們都是迭克推多，所以要我國強，也非實行迭克推多制不可！」

上文中不是疊用着好幾個連繫詞麼？原因就在作者之理解力不到與觀察力不周。德意之強，究竟與迭克推多制有什麼關係？作者底理解能力無法通透這一點，便只有率然地安上「因爲」一詞；「同胞」究竟有多少人「明白」這問題？觀察力無以及此，便只有率然地加上「卻」、「固然」這些詞。德意之強，如果真就是爲了實施迭克推多制，何以據此就可斷論我國呢？怕也有些不能自圓其說吧，便又只得率然地加上「所以」一詞。

由上例看來，孩子們可以知道，要避免連繫詞的誤用，第一還得從充實理解與觀察上面着手！

誤用連繫詞的第二個原因便是口語習慣之不良。平常說話時不留心，濫用了「然而」、「那麼」、「那麼」等詞，在筆下同樣的毛病就難免。我先前教過一個學生，喜歡在文章裏濫用「但是」一篇短短的文章，不知要用多少的「但是」一再幫他改，給他講，總無多大用處，這次說了，下次總還是有。後來留心觀察，才曉得其病不在筆下而在舌上。給他提醒了矯正口語不良習慣這一點後，我漸漸愉快地發見濫用連繫詞的過誤果然少了許多。

孩子們要隨時矯正自己口語的不良習慣！

講到這裏，我又另外想起一層意思來。一般的國文教師，都不很明瞭口語的重要。幫學生勤懇地改作文，卻未見有多大的效率，這樣的現象苦惱了許多的國文教師，他們不曉得向更深的所在去掘發，他們不懂得要改學生底「口語作文」。這樣的看法，產生了

兩種結果：(一)口語是寫作的源泉；寫作是口語的影子。口語上有許多壞習慣不改除，文字上無論如何難免這樣的錯誤。(二)用筆可以作文，但一人底情感，思想亦未嘗不能表見於口語。就機會之多少而論，口語作文且勝於文字寫作。我們一天可以不寫作，但沒有一天不說話——說話就是作文。說話既被擠於作文之外，口語之訓練自不爲人所注意，於是作文之訓練，僅僅側重在未能必有的，即有亦比較很少的文字寫作，反把時時刻刻要行的口語練習忽視了，自無法收獲應得的效果。

這一層道理，不但可以應用在連繫詞的矯正上，並且應爲我們習練寫作的基礎。

(二)連繫詞底功能，在前信中已經說過了。附隸連繫詞與實體詞合起來，不是作靜態形容詞就是作動態形容詞。你們把這種詞當作實體詞用，那是錯的！如：

「純粹爲了祖國和祖國的人民是很值得的。」(同談學生運動)

「媽媽！我告訴你，我完全不能同意於據這班讀書救國論者所講」(蔣十六日信)

「因爲姊姊再三不肯答應使我很不高興。」(沅九日信)

「據我想來，媽媽暫時不能脫身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捨不掉眼前的小孩子。」同上。上引第一句中的「爲了」是個附隸連繫詞，「純粹爲了祖國和祖國的人民」就是個附隸連繫詞組，無論是詞或詞組，都只能作形容詞，現在卻作了主詞，所以錯了。第二句的「據這班讀書救國論者所講」是個動態形容詞子句，卻作了受詞；第三句的「因爲姊姊再三不肯答應」和第四句的「因爲捨不掉眼前的小孩子」本來只能作形容詞用的，卻分別作了主詞和補足語；這些都是錯的。

(三) 並列連繫詞中，有一種「連用並列連繫詞」如「不但……並且」「如果……便將」「與其……寧可」等均是。這種連繫詞須二者並用，不可缺一。用這種詞作短句，你們誤用還少；在長句中便常有遺漏的毛病如：

「他同我講的這些問題，我先前從沒有注意過，總以爲很無聊；現在卻不然，非但對這些問題感到興味，因爲我漸漸認識了牠們與我實際生活的關係的密切。」潛讀書散

(記)

「我底意思很簡單：與大家因為緬想將來而忽視了現實的生活問題，以致每人好像患了幻想狂的神經病。」（同上）

潛底第一段文字中有個連用連繫詞，便是「非但」，孤立地被用着。既然說了「非但」感到興味，一便應有下文，截然而止，單就意思上也可看出其錯誤。第二段文字中有「與其」，其後卻又「寂焉無聞」，自然也是錯的。你們要把這樣的連繫詞多多習作才好。

（四）使用連用連繫詞的又一種錯誤便是位置之不對。連用連繫詞既是前後並用，不止一個，我們就得注意其位置原則是如此：這類連繫詞須安放在同類或同用的詞語底前後，就是「非但」如果用在實體詞之前，「並且」就得也用在實體詞之前，位置錯倒了，句式不但不整齊，句義有時還不可通。在你們底文中，這樣的例子，很可以找出一些。

「這次阿比西尼亞對意大利的苦鬥震撼了全世界。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不但藉此喚起了自信力和自尊心，並且帝國主義也似乎感覺到了武力之危殆」（祥近事誌）

「總之：我們由意阿戰爭可以得到一個深切的教訓，就是，與其我們迷信着什麼國際聯盟可以維持世界和平等謬論來束手坐待人家的宰割，寧可聚全國的人力、財力來給野心家拚一個你死我活」（同上）

第一段中的連用連繫詞是「不但……並且」「不但」用在動詞「喚起了」之前，「並且」卻用在實體詞「帝國主義」以前，一是動詞，一是實體詞，語調便見牽強。照原句「不但」的安插的方法，主詞下應再有一個動詞才行。第二段的連用連繫詞是「與其……寧可」「與其」是用在實體詞「我們」之前，「寧可」則用在動詞「聚」底前面，也是不合的。

關於用詞的錯誤，已經講了個梗概。你們應該知道，一般人底或你們底錯誤都不止這幾條，所以隨時都得留意，決不是看熟了這幾條就能「萬無一失」。並且，死記一條一條也還是沒用的，你們必須在運用的實際上隨時糾正。

前次的習作，獨缺風兒底，是什麼緣由？在指出錯誤時，大家不要鬧意氣，自己錯了，下

次可以改正，別人錯了，也未嘗不可以借鏡。別底過誤與自己底原是一樣的。

這回的習作是諷看作文，指出連繫詞的誤用。

大約還有一個月的勾留，媽媽就要歸來了，孩子們準備怎樣歡迎媽媽呢？藕粉千萬不要再寄來祝

你們康健！

你們底媽媽。

十二類義詞

孩子們：

這裏的事，大約再有兩週的時光，一定可以料理完竣。據公路局裏的朋友說，到那時由這裏到××的一段路一定可以修好。爲了安穩計，我決定出月啓程。一想到又有許多孩子偎依着，我是如何地快樂啊！

行前想把這一束信寫成一個段落，想來總可如願。習作不必寄來，就留在各人身邊，等我回來再看吧。

你們底「活字彙」我祇看見過一次，是三個月以前吧，已經爲數不少，到現在搜集的數量想必更可觀了。前月秀來信說預備另編「分類字彙」已經着手了麼？要是這工作還沒有開始，我介紹給你們另一種工作，也許實用還要大些。

上幾封信不是和你們談用詞的錯誤麼？那一類詞有那幾種錯誤，想必都瞭然了，只是，就你們來信及作文看，還有一種很可注意的錯誤，那便是「類義詞」的誤用。

你們曉得，什麼是類義詞麼？

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高級教育機關所召集的國文教學討論會，到會的據說盡是專家名宿，最低也是像我這樣坐過幾年冷板凳的人。當時的提案很多，一件一件地討論，情形也很鬧熱，我「敬陪末座」，並未十分注意提案底內容，只以靜觀發言人底風采，聽他們底言論爲樂。其間有一段會話，頗值得在這裏提出，以資參證。

甲：剛才張先生所提出的，倒是個很可注意的題目。不過牽涉的範圍太大，而且需用的經濟也太多，所以，本席主張這提案宗旨雖好，在現時還是暫時保存一下的好。

乙：剛才甲君所提出的意思，本席不能贊助。（停頓了些時）我國人民無知的最大原因，就在教育不普遍，而教育不能普遍的最大理由就在文字太深。張君的提案正可抵制這樣的毛病，在這種地方，我們不應顧惜經濟，經濟就是用得最多，這樣的事也是應該

舉行的。所以，吾反對保存張君底提案。

甲：（微愠）這件事對於我毫無成見，不曉得舉行起來對於中央發表的法令有沒有抵擋？還有一件，吾很憂慮將來的影響如果不好，我們將怎樣來處決呢？請各位想一下！

（座中頗有竊竊私議之聲）

主席好了，好了！這提案已經考慮了好久，我們不必再爭論了。

其他妙語很多，寫這些怕也夠了。

孩子們看了這一段文字，有什麼感想？覺得會話有些不順口吧？毛病就在類義詞之誤用。我把應用的與原用的詞語對舉在下面，你們細按原文便可明白：

原用之詞	應用之詞	原用之詞	應用之詞
------	------	------	------

題目	問題	宗旨	用意
----	----	----	----

經濟	錢，經費	保存	保留
----	------	----	----

主張	以爲	意思	意見
----	----	----	----

普遍	普及	憂慮	顧慮
理由	原因	影響	結果
抵制	對治，挽救	處決	處理
舉行	舉辦	考慮	商量
抵擋	抵觸	爭論	討論
一件	一層，一點		

（文中不當的句子自然還有，例如：甲述第一段第二句可改爲「提案的用意雖好，可是牽涉的範圍太大，需用的經費也太多，本席主張保留。」甲述第二段第一句應改爲「我對於這件事毫無成見。」）

僅僅差得一字，意思便大大地變動，甚致簡直不通，費解。這在上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你們底筆下也時有相類的錯誤，以前的作文中，幫你們僅僅改正一二字的地方，再仔細看一下，一定可以恍然地明白盡是類義詞的誤用。就拿最近一次的習作看，還可以找

出許多類義詞運用不當的例證來。

「說起詞，我倒聚集了不少，感到困難的一點就是有時思想不大清楚，不曉得怎麼採用。」（蓓九日信）

「經濟是統治一切的巨人。經濟繁榮的時間也是文化發達的時間，經濟衰弱的时间也是文化落伍的時間。」（潛讀書散記）

上兩節中誤用的類義詞，孩子們看得出麼？「聚集」應是「搜集」；「思想」應是「意思」；「怎麼」應是「怎樣」；「採用」應是「應用」。把應用的填入原詞的地位中，你們覺得怎樣？第二段中，「統治」不及「控制」妥貼。「時間」顯然是「時期」之誤用。「衰弱」與「落伍」也是錯誤的。「經濟」可以「衰落」而不能「衰弱」；「文化」只能「落後」，說「落伍」就不稱這些類義詞，你們都能辨別得清麼？

類義詞怎樣會用錯呢？根據上面的例子看起來，大概不外三個原因。第一是詞中有一字或幾字是一樣的，例如「保存」與「保留」，「普遍」與「普及」等。第二是兩詞的

聲音有相同或相混之處，例如「抵制」與「對治」等。第三是有時兩詞的意義可以調用，例如「意思」與「意見」，「商量」與「考慮」等。孩子們注意這三項，細自檢點，類義詞的誤用一定可以減少。

你們曉得類義詞是什麼，就可以做另一種工作了。

你們搜集字彙的工作還是不要荒棄，但如果詞語中有合乎上述條件之一的，就得把牠們剔選出來，錄入另一簿中，叫做「類義詞彙」亦可。類義詞不一定是一對一對的，有時幾詞都可以叫類義詞，所以剔選起來務求廣博，要把能同置一組的所有的類義詞都集在一起，然後再膽錄進去。格式可以如次：

	類義詞				
	誤	例			
	用	範			
	作	句			
	說				
	明				
	備				
	註				

譬如在「字彙」或他處看見「大」、「偉大」、「魁偉」等詞，覺得合乎上述的條件，便可這樣地填入「類義詞彙」中：

魁 偉	偉 大	大	類義詞	
			誤例	用範
政治家。 <small>「義」是個魁偉的</small>	你不過有偉大的家 產除此還有什麼？	很大的。 <small>「二二」的精神是</small>	誤	用
治家。 <small>夫義殺是個偉大的</small>	私，你，過有，家大家 除此還有什麼？	很偉大的。 <small>「二二」的精神是</small>	作	句
專指軀體	指精神方面	的。 指有數量的，有形跡	說	明
			備	註

你們如果喜歡把詞分類，還可以依照前舉的詞類分列，實體詞、形容詞、動詞、聯繫詞各成一類，例如「題目」、「問題」、「宗旨」、「用意」等可歸入實詞類義詞彙中。「主張」、「以為」、「保存」、「保留」等可歸入動詞類義詞彙中。詞的排列呢，可以依據筆劃之多少，在簿子的前面編好一個目錄，以備翻檢，這樣，積久可成一本很有價值的「類義詞彙」。

你們現在先各自搜集，等我回來後，我們大家再來彙訂出一本最滿意的來。均叔家的小弟，小妹明年不是都要入初中了麼？我們拿這麼一本詞彙送給他們，是最合適也沒有的，孩子們以爲何如？

你們當中有人以爲明瞭類義詞的意義僅僅是避免誤用這一點麼？這是錯誤的。類義詞的準確運用，除掉上述的消極的目的外，還有更積極的功能。第一，文章累贅的一種原因就是用詞重複，同一詞用了又用，讀起來便見得十分討厭，如果我們曉得辨別類義詞，我們便能用恰當的類義詞來替代；例如，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發表了有名的『十四點』。這十四點的發表很引起當時外交家的注意。但是，威爾遜爲什麼發表這十四點呢？這一層，很值得我們注意。」這一段文字有什麼缺點？「發表」、「注意」、「用了又用，讀起來很覺冗贅。如果作者有較豐富的類義詞彙，他就可寫成：

「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發表了有名的十四點。當時的外交家很注意這樣主張的揭櫫。威爾遜爲什麼提出這十四點呢？這一層，很值得我們研究。」

改作的如果比原文好一點，原因便在類義詞的交換應用。原文第二句的「發表」改成了「揭發」，而且整個句式也變了。末一句的「注意」換用了「研究」。用詞的變換似乎增進了些文章的靈活，你們覺得怎樣？

現在要說明瞭類義詞的第二種積極的功能了。我們作文的缺點之一，就是選詞之不精。不是有人說過這樣的話麼？在一個地方，只有一個詞可用，能把唯一的字用在唯一的地方；這便是選詞的功夫。類義詞的對析，辨味，是有助於我們這種涵泳的。舉一個例給你們聽。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我是在××一個學校裏教書。一部份的學生想停課宣傳救國運動，要求學校應允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學校當局自然是怕事的，可又不敢不答應，便托列席贊助、師生一致救國之名，派人參加，預備煽惑一部份迷信讀書救國論的學生，使學生中間自己火併起來。學校方面知道我在學生前說話不無力量，便派我和幾個校中的重要職員擔任這項使命。學生還沒有開始討論，那位校長先生便跳上臺去，洋洋灑灑地說了一大篇，大意無非是說五卅的情形並不嚴重，不必聽信流言，就是要救國，學生

也還是以努力讀書爲上計云；其中有一段比較精警的是：

「諸位同學，據我所聽到的，這次的事件並不怎樣嚴重，不過是我國人和外國人有些小衝突罷了。我們中國人受些外國人的欺侮，這事情想或有之，但解決這些小問題，政府自有辦法……自然，表示，我們應該有些，但不要太激烈。我們要救國，還是從埋頭讀書這一項努力起！」

這一段話很收了些效果，一部份學生果然在下面切切私議起來。在大家驚訝和驚愕的眼光之中，霍然地立起一個學生，臉漲得通紅的，顯然是血液都衝上了頭部，用高亢的聲音駁斥校長的詭辭說：

「各位同學聽了×先生的話都有些動搖了吧？我也不敢和×先生鬥嘴，只有幾句老實話想向各位同學傾訴一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聽憑大家裁決。」

「這次的事件不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小衝突，而是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大屠殺；不是外國人偶然的欺侮，而是有意的壓迫。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不要什麼空洞的表示，

只要切實的抗鬥！」

這幾句話好像是一枚一枚的針，把每個人的心刺得都跳躍起來。接着學生在下面高呼「打倒帝國主義！」這位巧辯的校長便在學生的咆哮中被送出了會議場。

這學生叫沈啓明，祥兒怕還認得，臉黑蒼蒼的，蠻有勁的樣子。他底陳詞的成功就在選用類義詞的精當。「衝突」和「屠殺」，「欺侮」和「壓迫」，「表示」和「抗鬥」都可算是類義詞。他知道選用那些有衝刺性的詞來替代那些無力的，於是他成功了。

話要說回來，談到用詞，決不是專是在文字符號上琢磨就能達到精鍊的地步。詞的「活水源頭」是生活，是實踐。譬如「交涉」、「敷衍」、「反抗」等類義詞的區別在那里，只有通過生活和實踐才能確切地明白，把握。「愉快」、「興奮」、「滿意」等類義詞有什麼不同，有過這樣心境而能認真把握的才能了然。所以，如果我們生活不切實，實踐不努力，縱然在文字上十分講究，也只是浮光掠影而已！

我想用一句扼要的話來結束這封信：

「我們要擴大詞彙，我們更要精辨詞義；可是若要做到上兩項，我們都要從生活豐富、實踐認真着眼。從事後者才是『易簡』的『功夫』，舍此而僅僅在文字上摸索，就是『支離』的『事業』！」

祝孩子們努力！

媽媽。

習作：編「類義詞彙」

十三 標點符號

孩子們：

你們總想不到，一封信才接得，跟着又來了第二封信吧？

這回給你們講標點符號。

你們還記得麼？有一回祥兒寫信給鄒家二舅公，裏面用了標點符號，害得二舅公大發雷霆，說祥兒瞧不起他老人家，以為他文理不通，所以把「句讀」都加好了；又說學校裏的先生不對，想出這些名目來哄小孩子，以前的讀書人不知有多少，從沒有什麼標點符號，也不見得就讀破文句云云。

二舅公的氣話，我們暫且不管，我們先把他底意見研究一下。他對於標點符號的批評可分做兩點：第一，標點符號是那個想出來的花樣；第二，先前沒有過標點符號。他底意

見是對的麼？

標點符號怎麼會有的呢？我們要從說話注意起。凡是人都得說話，說起話來恐怕都有這樣的經驗：說話之中常常有停頓，有時停頓得長些，有時停頓得短，如果一連串地毫無間斷地說下來，那便說的是什麼意思，人家都無法聽清楚。例如：

「諸位——今天要和諸位談談的題目——就是意阿戰爭的影響——意阿戰爭是什麼一會事——諸位都明白了吧——……」

上段中說起來要停頓的地方都用「——」號標出。如果沒有這些停頓，還成話麼？嚴格地講起來，「——」也就是一種標點符號。只是停頓緩急不同，語氣輕重不同，不是這樣粗樸的符號所能敷用，所以要添出好些符號來。又如聽衆中如果聽了「意阿」兩字不大明瞭，講者一定要告訴他「意是一個國家，阿也是個國家。」這樣的說法，表現在文字上，就可用「標」來代替。總之，說話有了停頓，休止，文字上便「自然」有了「點」號；說話有了說明註解，文字上便「自然」有了「標」號。

這樣看來，標點乃產生於說話之自然方式。標點的表相儘可以變異，可是，只要說話的自然方式不消失，標點符號的需要是無論如何存在的。二舅公說是那個想出來的花樣，這話不是沒有根據麼？

至於說先前沒有過標點符號，這話也是不對的。我有一位短視的同事，腦筋極頑固，一看到標點符號，就以爲一定是新文章；不曉得所謂「舊文章」裏也早有標點符號。「句」「讀」不是早就有了麼？

爲什麼一定要用標點符號？你們也許要這樣地問。標點符號的用處是雙重的：一是消極的功能，一是積極的功能。所謂消極的功能就是避免誤讀，誤解。孩子們曾經聽見過這樣的笑話麼？有一個人吞滅了他岳父底家產的一半，舅子不答應，要和他打官司，他說是岳父遺囑，不敢不遵。衆親友爲他們解和，便說把遺囑拿出來憑衆公斷。遺囑上寫的是：

「我死後財產悉與我子我婿外人不得強佔。」

衆人看了大譁，都說這人太沒有道理，遺囑上明明是說「吾死後財產悉與我子」

怎麼他也想佔有一半？他卻不慌不忙，說是衆人把遺囑讀錯了，那文句應該是：

「我死後財產悉與我子我婿，外人不得強佔。」

他說遺囑上既指定他和舅子分得，所以他只取了一半的家私，並未侵佔絲毫。衆親友給他這麼一講，倒也無言可對，大家又怕事便只好讓他們對分罷了。可憐這老翁只是沒有在「我子」下加個句號，以致一半的財產給外人強佔了去，要是把標點符號加得好好的，他的女婿憑什麼來強辭奪理？

所謂積極的功能便是增強文句的「表情」，有時，文句的條理因標點符號而益顯。例如葉聖陶底古代英雄的石像最後一節：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我們如果把後三句的驚嘆號拿去或代以句號，一定可以看出文章的情調便全然失去了。從這三個驚嘆號中，我們可以體會出這些石塊底歡欣歌舞的神情來。你們覺得麼？

又如：朱自清底荷塘月色中有句云：

「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

其中的逗號（，）、分號（；）使我們讀起來可以得到一種明淨排比的快感。這就是標點符號底積極的功能。

標點符號有多少？怎樣用法呢？我且逐一說明給你們看。

（一）句號（。或。） 凡是直述句的結尾都可用句號，例如：

「在朋友們的面前我只感到慚愧。」

（二）逗號（，） 逗號底用處很多，我且舉幾種重要的和你們說一下：

甲、分開一句中之意思綴屬部份，例如：

「就你這一方面想吧，也未必辦不到。」

乙、分開並列之詞語、詞組或子句，例如：

「我們只要預備幾樣極簡單的東西：顯微鏡一架，切片幾張，記錄簿一本。」

「世間有兩種人是快樂的：能確切瞭解現實的人，感覺麻木的人。」

「一切東西都怕真理，而真理則怕時間。」

丙、受詞如倒置在主詞的前面，其後應用逗號，不然易與主詞混讀，例如：

「這樣壞的習性，我們要克服才好。」

丁、一句的主詞若是太長或須重讀以示着重，主賓詞間可用逗號分開，例如：

「什麼像鞋匠正用錐子在木砧上敲打鞋底似的連續而又中斷的響聲，正從

那邊的廂房裏送到這半睡着的人的耳膜上。」

「真正殺人的，是社會，不是強盜！」

戊、一句中如有「插句」或說明部份，便得用逗號，例如：

「這次學生救國運動，據我看，還有勝於五四運動。」

「中國外交的失敗是誤於當事者底一種心理，怕事的心理。」

(三)分號(;) 分號底重要用途有下列幾種：

甲、分開特示着重的並列的詞語、詞組，例如：

「據人說，中國底病有四種：貧；病；私；愚。」

「一切科學可以歸併成兩大類：研究自然現象的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

乙、分開結構對比的子句，例如：

「探討事物的現象的叫科學；研究宇宙底本質的叫哲學。」

丙、一句中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句而有一已經有了逗號，其間可用逗號分開，例如：

「春來時不知愛惜；春光漏盡了再後悔，卻嫌遲了。」

丁、分開結構各自獨立而意思卻相聯屬的句子，例如：

「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而快樂。」

(四)問號(?) 不論句式如何，凡是表示詫疑的或發問的句子的末尾都用問號，

例如：

「秀確實是進了醫院麼？」

「你也能擔任這樣的工作？」

有時對於一詞或一層意思懷疑或不滿，亦可以在其後加上問號，外邊再加「注釋

號」()，例如：

「搶了我們許多地方，殺了我們許多人，這大概算是他們底親善(?)的表示。」

「十年前我也曾住過那裏，那主人底名字，吾記不清了，好像是叫做薛八雅(?)。」

(五)驚嘆號(!) 凡表示強烈的情緒的地方，都可用驚嘆號，例如：

「天他竟然回來了！」

「我們首先要充實我們自己」

(六) 冒號(·) 冒號有三處用處：

甲、置在「提引句」之前，例如：

「中山先生說：『經濟力的壓迫比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

乙、總起一層或幾層意思，例如：

「說話的不對有四：一是理論不對；二是事實不對；三是國音不對；四是語法不

對。」

丙、總結上文，例如：

「今天上午推昨天，今天下午推明天：總之，你是沒有今天的。」

(七) 破折號(——) 破折號有兩種用處：

甲、用在意思驟轉之處，例如：

「我現在所見的，只有明滅的燈火，飄蕩的旌旗，樹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

知明夜此身，又在何處！」

乙、用來說明或夾注，例如：

「自然真好的還是少，因為這些書——尤其是論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

「侈談怎樣怎樣訓練青年的人千萬不要忘记一件事——怎樣訓練自己。」

(八) 注釋號() () 注釋號是專用作說明或夾注的，例如：

「x先生曾經在第五中學(從前的白山書院)讀過書。」

(九) 提引號(「」或『』) 提引號有兩種，上一種叫單提引號，下一種叫複提引號。已經用了單提引號，中間再有用提引號的必要時，使用複提引號以示區別。至於功能，則二者都是一樣的。

甲、標出援引的別人底話，例如：

「中山先生說：『信仰可以產生力量。』」

乙、標出特示着重之詞語或其他，例如：

「你是廣西人，對於廣西的『三自政策』想必總很明白。」

(十) 刪節號(……) 刪節號有兩種用處：

甲、標出節錄的文字，例如：

「……樂華的父親叔因行務須赴上海。從H市到上海，只須乘半日火車就到……」

乙、標出不欲說完的意思，例如：

「照這樣鬧下去，不但小的吃苦，就是老的也……」

(十一) 私名號(——) 凡專有名詞旁邊，都可加上私名號，例如：

「老殘到過山東的濟南。」

(十二) 書名號(~~~~) 凡書名的旁邊，都可加上書名號，例如：

「修辭學發凡確是一本力作。」

上面把通用的標點符號底用法都說完了，孩子們看了，都明白麼？

許多人不注意標點符號，以為隨便用，總無甚大錯處，所以在作品中，文字儘管很好，標點符號用錯的，還是難免。你們底文中，也有很多的錯誤，預備在下信中和你們提出。孩子們要注意才好！

我回去的消息，××的謹，××的永，都曉得了，幾次地寫信來，叫我路過他們那裏，務必小作勾留。礙於他們這番盛情，只好答應了。遲不了幾天，孩子們不要心焦！

祝你們進步！

你們底媽媽。

習作

將下段文字加以標點符號：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坟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只是當年祖父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坑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吧那時墳上墳下密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溼了我底布鞋你剛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墳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坟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底坟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讓好好兒放心安睡吧你

十四 標點符號用錯了

孩子們：

忘記告訴你們，上信習作中那一段文字是朱自清作的，全文總名「給亡婦」，你們看了，如果覺得感動，我回來後準把全文找出來給你們讀。

我在上信中曾經說起用標點符號常易發生錯誤，這話，你們也許不大相信，我且把一些普通的誤用列舉給你們看，至於那些例句，還是從你們前前後後的信中、文中找出來的。

(一)標點符號中最易運用的要算句號；你們恐怕也這樣想：句號是無論怎樣不會用錯的事實上卻不然。意思還是與下文緊密地連繫着，就貿然地加上了句號，這樣的錯誤，在你們文中——尤其是小沅兒底——可以找出許多。這一層還可歸咎於意義的混

淆，此外尚有必須指為技術的錯誤的，例如：

「『文藝的造詣，正同其他的造就一樣，全憑訓練。』王先生常對我這樣地說。」（華日記）

「『客觀條件決定了一切，但須通過主觀條件。』書上底答案是。」（潛讀書散記）

上兩句都各有一句提引句，裝置的方法也一樣，都在全句主詞之前。就文法的組織說起來，第一句的提引句是個作受詞用的名詞子句，第二句的是個作補足語用的名詞子句；無論如何，總不能作獨立的句子看。然而，一加上句號，明明是一句的兩部份，卻變成獨立句了，這不顯然是錯誤的麼？你們只是用慣了，如果把加了句號的句子審視一下，一定不禁要發笑，如「書上底答案是」成什麼句子？

在這些地方，你們應該把句號改為逗號。若問理由，上信不會告訴你們，受詞倒置在主詞前，其後應加逗號麼？

（二）逗號因為用處多，也常被人用錯。孩子們還記得這笑話吧？我們那里的「國學

會」出得有一份會刊，有一期不曉得爲什麼「維新」起來，把所有的文字都加上標點符號，可笑的是通體用的盡是逗號，一時傳爲話柄。這可算是根本沒有懂得逗號的用法。你們底文中雖沒有這樣的毛病，卻也有下列幾點須加注意：

甲。主詞、賓詞之間，除掉主詞過長或特別着重一個條件外，不可用逗號分開。你們卻喜歡在主賓詞中插入逗號，這是錯誤的，例如：

「環境，可以支配我們；但我們，何嘗不能變更環境呢？」（潛讀書散記）

「教育家，只注意學校教育而不注意家庭教育。這是很錯誤的一點。」（颶日記）

上句中的逗號都是應該刪去的。

乙。在一般的情形下，形容詞與被形容詞之間，不能用逗號分開。你們在很多的所在就犯了此種錯誤。自然，形容詞如果倒裝在被形容詞之後，其前還是可以用逗號的，例如：「庭前種得一盆海棠，怪嬌豔的。」除此條件外，便不得加逗號；依此，下句中的逗號應該除去：

「我近來非常厭惡機械式的學校生活。」（風九日信）

「他這種喜怒無常的，性子害了他自己。」（粹十二日信）

丙、逗號底一種用處，和注釋號一樣的，便是分開插句或說明部份。所謂插句或說明部份很多是插入一句底當中，因此前後都得用逗號，缺一不可。下列的例句都只有一個逗號，所以錯了：

「人類的將來，據我看決不是決於少數讀書人底手裏。」（秀十日信）

「這次事變的責任，大家都認爲是應該由他擔負的。」（同十七日信）

丁、你們用逗號的另一種錯誤便是無故地分開了連繫詞和句中的其他部份。在小沉底日記中，我可以指出七八處這樣的錯誤來，暫揭兩句示例：

「我總是耐足了性子同她講，雖然，我底話本是絲毫沒有力量的。」

「不曉得爲了什麼，我對他總懷着很深的反感，誠然，我知道他對我在並無惡意。」

在上二句底「雖然」、「誠然」下顯然是不該加以逗號的。一用逗號分開，這兩句的

意思好像是：

「我總是耐足性子同她講；雖然如此，我底話本是絲毫沒有力量的。」

「不曉得爲了什麼，我對他總懷着很深的反感；誠然如此，吾知道他對我實在並無惡感。」

(三)分號底用處，你們大概不明白，所以隨使得很，問開幾句安上一個。在你們底文中，用分號的所在，很多可以逗號替代。孩子們要細細把上信中分號用法一節看看才好。祥潛對於逗號的用處，想來是懂得了，只是也有一種錯誤，便是用分號來分開主賓詞。主賓詞，除在特殊的情形下，是不須分開的，這一層才說過，如下句中的分號都應除去：

「爲全國民衆所屬望的憲法起草大會；已於昨日開幕了。」(祥近誌)

(四)問號也是一種很普通的標點符號，你們用錯的地方卻並不少。一看見「呢」、「嗎」等常用在問句裏的助詞，你們就在句末加上問號，有時這樣的問號是全無意思的。同樣，「怎樣」、「如何」等詞有時雖用在問句中，有時卻並不含疑問的意思，依據這些

詞就加問號是靠不住的。這麼一說，我相信孩子們能看出下列句子中間號的錯誤來：

「通貨膨脹足以搖動政府債券的信用這一點，已是無須再伸辯的了；至於說這計劃足以提高物價，因而繁榮市面呢？也是一種謬論。」（潛讀書散記）

「父親是個意志非常堅強的人。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問題，他從不皺一皺眉。在一二八這一次，飛機天天在頭上飛，弄堂裏的人都搬空了，我們問父親如何辦？他還是如常地答道：『怎樣辦？我早決定了。』」（舊父親）

（五）用驚嘆號，你們也犯了相似的毛病。看見驚嘆詞，以為一定是驚嘆句，便加起驚嘆號來，其實語氣是全然不合的。例如：

「姊姊真好，把我們應用的筆啦！日記簿啦！歌譜啦！都買了回來。」（沉日記）

上句中「啦」字下為什麼加上驚嘆號？這樣平淡的敘述中怎麼會發生強烈的情感？小沅兒自己想想，也有些好笑吧！

次之，你們喜歡用「!!!」這樣的驚嘆號，吾也不能贊同。驚嘆號原是表示強烈的情

緒的，譬如祈望便是熱切的祈望，祝頌便是懇摯的祝頌；如果「！」號不足，還要加上幾豎成「!!!」才好，那麼情緒愈強，符號將愈變複雜以至無窮，這樣「!!!」便勝於「!!!」豈不是笑話！

還有一種缺點，就是驚嘆號用得太多。同「！」兩個孩子，大概是因為身子不甚健旺吧，感情把捉不住，在文章裏用的驚嘆號也特多。我曾經計算過一下，同一篇八百字的短文中，有廿二個驚嘆號，「！」一篇千字的短文中，有廿六個驚嘆號，這事使你們底母親因聯想及其他而幾乎就憂起來。情緒這樣容易撥動，那裏是個結實孩子底徵象呢？

我且舉些例句給你們看：

「我這幾天特別注意時事！一喫罷飯，就擠到閱報室裏看報去！想起來真慚愧，平日太不注意國家大事了！現在看看真覺有些喫力！」（同日記）

「我天天望媽媽回來！媽媽爲什麼老是哄我們？說是那天回來，結果又延遲了幾星期！媽外面究竟怎樣？害得最疼我們的你竟然忍心把我們拋棄了！」（廿廿四日信）

上兩小段文字中幾乎句句有驚嘆號，其實有些只是敘述句，那裏用得到表示什麼「激昂慷慨」的情緒？

(六)上文已經說過，冒號底一種用處是引起提引句。如果句子是順裝的，則冒號便置在主要子句之後，提引句之前；如果倒裝，則句子結尾應用句號，無須再用冒號，例如：「吾無論怎樣決不會受他底誘惑，」他對我說。你們卻沒有注意這一點，倒句中的主要子句後仍用冒號，這是錯誤的。廳兒底日記中有這樣的例句：

「大家既然不贊成我底意思，我無妨自動撤回我底動議，」張君氣憤憤地說：『何必呢？大家從長計議的好。』和事老的丁從中勸解着說：『

(七)濫用破折號又是你們底另一種錯誤。沅兒，風兒，大概都是不曉得破折號底用處吧，以為用幾根棍棍兒（破折號不像根棍子）湊湊熱鬧似的，寫成了如下的破碎的句子：

「他——我們底同學張君——這次從他底故鄉——鹽城——回來。」

這句應該改爲：

「我們底同學張君這次從他底故鄉鹽城回來。」

破折號，正和其他標點符號一樣，不以用得多爲貴，而以用得適當爲貴。

在上文曾經說過，破折號底一種用處是注釋。注釋的部份如在句中，自然要用雙破折號；如在句末，則不必用雙破折號。你們卻照樣用雙破折號，把上下句牽得意思都有些混淆起來。如：

「我們只希望媽媽應允一個要求——趕快就回來——一轉眼又是半年了，媽媽怎忍得把孩子們拋得這麼久呢？」（舊廿四日信）

上段分明有兩句：第一句是從「我們」到「回來」，第二句是從「一轉眼」到「這麼久呢」。其中的雙破折號是用錯的，第二個破折號一用，上下句便分不開來，這應該改作句號。

（八）你們若是援引人家好幾節話，用起提引號來要留心。除最後一節首尾均可用

提引號外，其他各節只能在一節之首用提引號。理由是引的話既然有幾節，自然不能在每節之尾加上提引號，不然，人家看起來，豈不是要以爲引的話已經終止？正如潛兒所用的便犯了這樣的錯誤：

「一個作者說：

「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明瞭一個名詞的意義，這名詞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曾對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說……但是他所給我的那一點溫暖至今還使我的心在顫動。」

上引的第二節末之提引號是應該除去的。

看了以上的幾點，用起標點符號來，要不要好好留心呢？

習作雖不須寄來，還得認真地作！

祝孩子們健樂！

你們底媽媽。

習作

將下段文字加以標點符號

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督督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人名）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吧

